



76  
4064  
8





門戶印6  
號4064  
卷92-8

大事編年

光海

光海君名琿 宣祖第二子恭嬪金氏出乙亥生初封光  
海君己酉即位癸亥廢在位十五年放江華甲子遷恭安  
賊平還江華丙子移喬桐丁丑移濟州辛巳卒

戊申二月初二日主即位

時典翰崔有源倡即日即位之論蓋受王妃兄柳希奮風  
旨率同僚來請于大臣柳永慶執以為不可再請三請至  
引宋理宗即日即位之說大臣命考出實錄祖宗朝舊例  
則惟成宗即日即位而睿宗子濟安大君幼貞熹王后擇





賢而立成宗成宗亦有兄月山大君故即日即位與今時  
勢不同而大臣莫敢違二月初二日申時光海具冕服即  
位于西廳百官具朝服呼千歲舞蹈而出翌日玉堂彈禮  
判權快以鄭昌行代之

### 論柳永慶

十二日完山君李軀䟽請治柳永慶謀危國本濁亂朝廷  
之罪荅曰領相豈至如此所論過矣先朝大臣不可輕論  
而且聞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先王擢置柳相于台輔于  
今七年依毗愈篤茲者賓天未浹一月遽爾罪之則非但  
有乖於不死其親之義而亦失待耆舊之道也予不忍為

於是兩司合啓正言李士慶獻納李好信司諫朴彛叙正  
言任章執義睦長欽掌令尹讓略曰領議政柳永慶本以  
凶險之人濫據台昂內結宮禁外植私黨擅弄權柄壅蔽  
聖聰勢燄熏天包藏梧心無君負國之罪覆載之所不容  
請柳永慶削黜元兇作惡亦有回邪之徒為之羽翼金大  
來李惟弘李效元成俊者等或為腹心或為爪牙晝夜聚  
會有同鬼蜮洪湜宋驛亦聽其指喉濁亂朝廷請并命削  
黜以為黨惡之戒荅曰領相不允李效元等罷職

### 重卜

以李元翼為領相荅辭職䟽曰卿今入城朝野相慶軍民



加額豈不賢夢卜乎况卿公忠清直赤心憂國今首揆之任非卿不可

放三竄

鄭仁弘李慶全李甬瞻

院啓請鄭仁弘李慶全李甬瞻等亟命放釋仍復官爵以快憤鬱之輿情久不允許命中途付處禁府都事以仁弘病重中路遲滯極為悶慮之意狀啓始允臺請曰鄭仁弘乃先王命竄之人也不敢輕釋但病重云不得已勉從仁弘既放而李甬瞻等仍在罪籍則似為寬悶并放送 荷潭錄曰仁弘等遠竄命下不即登途逗留於近畿既而宣廟昇遐即召還罷任彼何敢偃然有顧望之意又何知

宣廟之非久陟方而將有召命也此所以有當時藥飯之疑也

府啓

府啓朴承宗黃謹中前為都憲持平欲論鄭仁弘之罪方為起草而以諫院已為蒙允引避雖未及入啓已為起草則其議與諫院同又請竄抗疏儒生其諂附權奸傾陷士類之跡無所逃云云 又啓忠州牧使李弘老自龍灣上疏之後知其心跡敗露陰謀無所不至做作無根不測之說以為交搆之計極為凶慘請命遠竄依允 傳曰以絕島改付標大靜縣圍籬安置



院啓洪汝諄性本陰凶濟以貪暴到處縱恣為惡之狀不可毛舉徃在己亥年間交通宮禁做出不測之說以為交搆之計及至庚子潛誘李山海使之上章至有圍王宮殿大夫之語其為凶慘極矣請削奪門黜荅曰言貴得中罰必當罪既削其職不須更論先朝舊臣豈有如此事乎兩司更請洪汝諄遠竄依允琉島定配

臨海君獄

十四日掌令尹讓持平閔德男獻納尹孝先正言李士慶任章等啓曰肆久蓄異志私藏軍兇陰養死士大行王違豫之時締結名將召集武士日夜潛圖不軌之狀國人所

共明知及至賓天之日未散喪之前公然出其私第移時後始為奔入顯有指揮家兵之狀令在咫尺之地托以營造鐵椎環刀裹以空石多數入之不測之患迫在朝夕請存宗社大計流之絕島以全聖上友愛之至情以定中外羣心之疑懼荅曰予兄弟豈有如此之理予見啓辭不勝悶泣問于大臣而處之仍傳曰國家不幸有此公議同氣之間罔知所為 先王遺教丁寧在耳予不忍負諸大臣商議善處務為保全之計

時臨海君肆即光海同母兄弟而年長地逼素多過失家聚無賴蒼頭光海積疑忌命集兵衛闕宮門晝不闕者踰



月有言官詣李恒福議恒福曰王子在喪次反狀未著何遽置辟居數日三司密啓臨海君謀不軌恒福預憂有他力陳全安之義

大臣李山海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沈喜壽許瑄韓應寅等議曰流之絕島以為終始保全之地乃是聖上至德

荅曰絕島不忍為堂上武臣率兵守其家以防意外

十五日大臣等議定配李山海請流瑠島固其防守嚴其津渡以鎮國疑李德馨李恒福以為喬桐亦絕島無閑遠近因念肆悖惡縱恣聞之熟矣謂之異謀則姑未得其詳矣放之不齒以嚴公論思所以安全合申私恩倘水土露

霧震撼驚憂守臣不謹護藥餌無所及使聖上友愛之情長抱無涯之痛豈非有司之罪乎令許置官家近地豐其餼資免致困乏得矣

二十日依議命竄于喬桐時肆先已定配瑠島行過湖西急遣宣傳官移置喬桐

鞫其辭連人武將高彥伯楊鶴瑞梁誦宗室雲原都正等杖死武將河大謙就服正刑獄成大諫請正肆謀反之罪李元翼上劄辭職曰臣既獻全息之說不可更為執法之論李爾瞻遂以全息攻擊所謂南人以為護逆多有被罪者



宗室西興君鴻山君守山守雲原都正等亦皆杖死臨海  
婢僕死者近百而不得端緒禁旅金渭自以為目睹臨海  
君官奴裹八鐵椎刀劒之狀上疏以感人聽以其功錄券  
封松山君自後上疏告變者踵相接也

勳勲錄翼社功臣許箴等四十八人

領相李元翼呈辭後疏曰獄起於至親之間以殿下天至  
之友愛其憂傷痛迫宜無所不至恩義兼盡必已有定籌  
此則臣不敢有言議鞫之際或有事情之不甚明白者推  
官雖心內疑之而不敢遽請平反倘非自上因罪求情因  
情議罪開闔於常格之外則無辜之人不免於刑獄刑杖

一加終無生理豈不測然傳曰大臣與同休戚而呈辭相  
緇氣像不好未知有何所失而得罪於諸大臣

大司憲鄭述又上疏曰臣連日得叅推鞫竊觀獄情多濫  
時日遲延逮係亦多宗戚之臣未畢按詰徑殞杖下者相  
緇如果有與謀之實而罪合顯戮則其不得取服固已為  
失刑矣殿下同氣之中與之同胎者只有臨海先嬪早世  
兄弟二人零丁同長寢食不相離臣知 殿下至懷尤其  
所不忍焉叅酌仁義變通善處豈無其道乎命推鞫大臣  
勉加明慎獄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  
盡施寧有不經之失存乎其間而臨海亦蒙不死之貸以



畢其生則光武之反側庶得自安而文帝之尺布斗粟無復謠於今日矣抑可以上慰先王在天之靈亦有仰荅近日天心仁愛之警言豈不幸甚昔者漢明帝治楚王之獄因得御史寒朗之疏惻然解意以致天旱之雨云云

傳曰予以薄德遭此天倫之變屈法伸恩當有自出之地今之論議似為亂倒惧有後弊政院知悉 時光海不能荅亦不能罪而臨海之不即被殺實由於此

領府李德馨上萬言劄陳戎後獻納任充啓曰臣伏見李德馨之劄歸咎時事不一而足姑舉其不得不卞者言之其曰干係至親之變有難遽處而今乃散云知其不測之謀

而將從容等待使宗社坐受其禍而後合於理乎若以李元翼之平反鄭述趙廷玄之全恩為請則其所望於殿下者至矣今乃不然而以遽散為咎是置之於直質之間為他日橫議之嚆矢豈不痛哉又以二十七日之前逐日彈論為非永慶之罪既闕宗社則天討之舉一日為急况危疑之際兇逆之人因執國柄則意外之變難保其必無急擊凶魁剪其羽翼容得已乎云云

右議政沈喜壽疏略曰全恩之說盡於李元翼李德馨者鄭述諸臣忠愛之章嗚呼人臣事君當以大舜待象之道望之於吾君豈敢以漢文以下之事為法也



擢拜

三月初一日擢鄭仁弘為漢城判尹初仁弘聞竄配之命登道至畿內逗遛盤桓至國恤聞宥入京擢拜是職上疏辭職仍討柳永慶無君之罪即下嶺南遣禮官宣諭追挽

合啓

時臨海之獄方張兩司以頃者柳永慶論罪擬律失當自劾引避初二日合啓及第柳永慶絕塞安置依允慶興府園籬安置又啓左議政許頊本以一鄙夫奴事永慶致位台鼎貽辱名號固已甚矣曾秉銓衡承永慶指嗾斥逐異已引用同惡廣植私黨以成凶勢及至鄭仁弘抗疏之後

歸辭請罪欺罔天聽且與元凶謀起大獄戕殺士類欲以箝制衆口其計巧且憚矣請命削奪官爵 又啓輔德金

蓋國諂附元兇補寃不已請罷職 竒自獻拜左相

諭仁弘

五月以鄭仁弘為大司憲諭曰日者馳十行書諭予至意知卿不負前言益信賢者不果於忘世不有負一世喬嶽之望者砥柱乎中流其將胥溺而後已予為是惧用卿為大司憲知卿有壁立千仞之節耳激揚頽波挽回世道舍卿伊誰云云

嚴萬二查



時中朝遣遼東都司嚴一魁自在州知州萬爰民驗覈肆  
病否差官到館以嗣君不即相會嗔責接待大臣等且言  
必欲見臨海不見以何辭回奏元翼等曰小邦之禮異於  
天朝雖士庶者穿孝服者不先見客臨海出處於外謀逆  
之人面見天官於理未安差官曰率來城外我當斟酌嗣  
王不來見大事何以得決喪服來見無妨李恒福等爭之  
不得十六日夕光海出見于館所 臨海自喬桐配所乘  
艍渡西江曲為病狂之態見差官即日還送配所 乃  
以王大妃命三公率百官上書于差官極陳臨海不克承  
統事理太學儒生申得淵等及坊民市井等亦呈文于郊

外

先是二月遣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同知吳億齡護軍  
李好義奉表告 宣祖訃音仍請謚及具大王大妃  
奏本請承襲

五月赴京使臣李好閔等在北京遣通事齎送禮料  
都給事中胡忻等一本為屬國事舛違乞敕查議以  
重典禮事立國以長乃萬古綱常該國素稱禮義之  
邦豈可擅行廢立自塔亂亡哉移文該國耆老大臣  
會同軍民秉公詳議萬口一辭神人相合然後奏請  
定奪毋得小有符同致貽後悔云



於是大王妃命領議政李元翼等會同文職尹根壽等武職李時言等散班軍門坊民進士幼學宗班等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五人具奏聞一本遣李必榮兼程馳奏未及達而兩查出來

正言崔覲啟曰使臣應對之際失辭居多其曰長子

臨海君風

癱守在喪次又曰業已退讓云此其失對之尤甚者也今此更奏之行前日失對不容不明卞特遣大臣直達帝都備陳實狀云云 荅曰議大臣且李德馨年富力強且有才智左相借啣八送 兩司請拿鞫李好閔等失對之罪遣領府事李德馨戶判黃慎等奉大妃奏聞請降明旨冊

嗣子承襲國王妻柳氏為王妃德馨以為嚴萬將敬萬一不幸先誣本國則使臣緹至雖上言不入不如先至京師備陳實狀星夜兼程二十七日到京師留五月幹事而還時光海多以銀筵賂之得無事我國家改宗系及壬丁請兵時皆未嘗行貨中國至是始開賂門自此事雖些少我國譯官慙思其間非賂不成華使之東來者視我國以貨窟徵索極其欲宦使之行則用銀多至十餘萬 宣廟朝

洪純彥之言

純彥說見改宗系下

至今而驗

時差官將與光海臨海兩對卞詰仁弘上劄請以臨海頭示差官李元翼李恒福李德馨等曰皇命天也天可拒乎



順天則保無他虞仁弘大怒與甬瞻等主論請殺臨海三  
司伏閣齊請促大臣率百官廷請元翼等遂上屈法伸息  
之劄引疾乞免

差官回還後仁弘又上劄曰臣頃論唐官要見臨海事若  
聽查考則十七年已定名位不免有虛撓之恥多費銀錢  
雜物以賄唐官而仰其與奪有若售直而取貨者然是皆  
使臣失對辱國之故彼使臣輩平日以臨海為伯夷之德  
儲位為不義匪據之地耶至索臨海讓於本國欲使逆  
魁讓國於殿下而殿下受國於逆魁欲以伯夷待逆魁  
則又将何以處 殿下乎又見李必榮賈去奏本極言 殿

下仁孝之德逆魁惡逆之狀齊等比較無異訟辨初若情  
偽未定者然雖使稱譽 聖德賢於堯舜猶不免為萬古  
之羞臣始疑大臣知有使臣而不知有國體欲護欺負之  
私黨而不復知有君父威如之義 殿下之教不及拿見  
之不可而終不以奏本之得失為意臣既失聖明之旨又  
忤大臣之意伏願賜臣骸骨歸伏田廬 荅曰卿於此時  
當作頽波之砥柱長夜之日月云云

執義李慶全等合啟請誅臨海君啟曰逆賊金天祐河大  
謙等承服正刑而逆魁肆尚未處置失刑甚矣大義極嚴  
王法至重請亟命按律 荅曰予早失慈母兄弟二人相



依長成功依唐家之宋王我朝之月山致有同氣之變雖不得已勉從廷臣之請竄于外方而予心之因極為如何哉縱曰云云而此不過賦性狂妄為凶賊輩所誘耳况先王遺教丁寧在耳何忍割恩

時討逆之論激起勢難調停領相李元翼先上劄曰歷代以來王室至親之謀逆事啟者必以按律爭之有以貸死請之按律之爭欲舉邦家之常典貸死之請欲成君父之美德二事雖各有所主而要之皆不肯於事理然而出於各人之說則可一人而說則不幾於變幻無倫乎臣曾於去春以貸死之意及於劄中厥後以臺諫魁首獨免為失

刑據法論之是固討逆之常典臺諫爭之不得廷臣相率而伏閣又是事理之當然臣忝在首相欲論則前後異辭欲默默而已則廢朝廷公議寧有是理請遞於是左相李恒福右相沈喜壽等連上章乞免刑叅鄭述三疏乞免

錄

左相李恒福劄略曰平生愛君之誠反為後君之惡夫掠上美為私息是臣掩君也在春秋為無將有犯乎是臣義謂何 殿下視臣豈市恩於賊者耶凡執迹而議罪者當究其思慮所發源處故曰原情今不識始言全恩者其愆然之端何自以生乎為君上歟為罪人歟前後聖諭曲譬



而兩全之臣益知 殿下決不以是為然也今而後臣乃  
得生矣臣嘗讀古書三公宥之不對走出者有司之職也  
使人追之雖然必赦者帝王之仁也故先儒論此事曰臣  
執法宜堅君用法宜寬臣讀書至此曰此足以斷公族大  
辟矣後見漢史劉長之反張蒼馮敬請論如法素盞諫載  
輜車異時蒼之賢過盞甚遠而至議淮南之獄二人寬猛  
若是適因獻議略陳愚見

宗室順寧君景倫等三十五人疏請按律臨海以明大義  
荅曰凡我宗族諸卿咸聽予言唯予兄弟同腹有幾人哉  
孔懷之情實倍常倫而唯不聽致此大變日夜漸懼無面

對人朝廷咸曰罪闕宗社故予不得自由出置于外王法  
已行矣執法之論又出宗戚之中予甚瞿然大義雖嚴夫  
倫亦重卿等無為掩息之義 三公皆呈辭三司逐日連  
啓請殺

大憲鄭仁弘上劄曰砥柱日月之批肉粟館舍之教必有  
曾子子思之聖賢足以處賓師之位者然後可也臣是何  
人偃然處此而自安於心臣尤自蹙然欲去之速也臣年  
踰七十衰病已甚唐官之查考辱及君父而不能正救使  
臣之誣妄請命拿鞠而來蒙俞命此是大段當避之嫌而  
反矇然冒昧不為避嫌守逆魁肆罪大不道天討當加王



法難貸奈何全恩之說起於其間物情因以疑惑國論以此二三將有不可言者臣竊以全恩之說起於逆獄未明之前固不免掠上之美歸恩於已也出於逆形已具之後則此二字不當出於人臣之口也渠魁就擒黨與輸情而曰全恩曰亂言者獨何心也人臣討逆之義果如是乎舜之處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碯之誅石厚先儒固有定論今日之事與舜之處象不同不必引以為說元聖之管叔不特以宗社為重而已上有成王身為臣子在周公則誅之而已未聞以叔父之親兄弟之恩請全於成王也云云荅曰具見忠直日月爭光人心如面不同所見因以有異

其歸莫非愛君之誠也安心勉留終始輔國於是遂擢

拜右贊成

七月李山海尹承勳等六十六負啓請罪人斯得俯從公論

鄭仁弘辭歸遣禮官追回仁弘在道上劄曰臣前日所陳地嫌勢逼之說出於一身自處之情而今見李元翼等辭劄俱以臣論劾為意決不欲相容臣既以諫官被召命而來則見朝廷討逆全恩之角立偏滯之性豈能容默不效徵衷乎臣竊意當初大臣散全恩之說雖非他意然有若營護逆魁者然至於鈞椎斧斤變起於殞側之教亦或以



為誣若以逆魁為抱冤者然欺罔天朝誣陷本國而若初無罪咎者然大臣一言一事之失其眩是非誤人心將至於七人之國故臣不得不效淺見辨其是非自以為言責者不得不爾畢竟以臣之言而大臣俱不安臣亦豈得自安而不求去也 殿下如欲收拾人才以成治功則必先去黨比之習此在人主一舉措一取舍之間耳。仁弘因下嶺南遣禮官問候教書有孤忠勁節卓爾難及等語而支繁極矣

時三公皆不能安位連日呈病主每以溫言獎美之李恒福上劄痛辨仁弘之說兼陳必遞之意 荅曰張蒼素益

之論寬猛懸殊不害於當世無譏於後世今日恩法之意并行無妨前後勤諭意實在此云云恒福終以護逆被搆出在抱川庄與人詆諧曰人與松皮同打松皮則為餅打人則為逆賊常以篋笠出田野與常漢等談笑作戲曰汝等以何事被侵對曰外方烟役甚苦恒福曰京中則戶役極重戶役與護逆音相似也

明年肆死于喬桐人皆疑縣監李稷殺之而不敢言

合啓

兩司合啓竒自獻素性陰凶行已詭秘陰賊害物虐於豺虎貪黷網利甚於隴斷不修惟薄之言傳播中外崇信佛



道之事惑亂瞻聆頃在相位大張威勢固有忌憚振起大  
獄自恣亮臆其誣罔 聖明操縱生殺之狀比前古元亮  
所罕有者也至於傷風敗俗壞亂世教有一於此足以貽  
禍於邦家况衆惡皆備濟以亮猾乎及其再相國言藉藉  
至有以柳易竒之說民情可見公論可畏云云

吏判加望

吏判成泳以永慶之黨彈罷領相李元翼以李光廷金晬  
李廷龜薦主命加望以申欽薦之又命加望主意在鄭昌  
衍昌衍王妃之表叔也元翼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  
昌衍薦之昌衍遂為吏判物議譁然而外戚權始盛無敢

言者時鄭經世為大丘府使應求言旨上疏極言初政之  
失至曰其人不與焉則命使加望其人又不與焉則又命  
加望必得其人之姓名然後始肯落筆 殿下之叅入已  
意任情低昂至此而甚矣又言某人以定策此指李自居  
而令其子為某官某人以調護此指竒自任而令其子為某  
官又論年來除拜不公之弊自邊將守令皆有定價至  
先王末年而極矣語主怒下教曰經世詆訾 先王吾欲  
罪之恐妨言路置之疏語觸臺諫故臺諫皆引避依違  
含糊而獨正言鄭弘翼以加薦為相臣之失職辭意極峻是  
日政移拜修撰恐其論之也任充窺見主意欲迎合時好



其避辭至有人主用人立賢無方經世徒循題目之好以  
為擊去之計主因此大怒下議于大臣屢百言曰經世以  
先王經幄之臣暴揚先王之過吾欲逆諸四裔大臣皆以  
言護罪為未安而尹承勳以為前後異教恐有傷於大哉  
之王言故經世只坐罷洪可臣退在田野疏論充迎合妬  
賢之罪 荅曰卿以勳舊重臣未免偏黨信乎去河北賊易  
也充尤揚揚自得其避辭至有經世唱之於前弘翼和  
之於後可臣按劍而起等語遂拜銓即人皆唾鄙是冬掌  
令李綏祿駁罪之疏中調獲自任指竒自獻定策自居指  
李山海而甬瞻輩以調獲為鄭仁弘攻經世尤力

### 請行大同法

頌議政李元翼請行大同法其法每春秋逐民田一結各  
收米八斗輸納京倉以時俵給各司私主人使自貿納上  
供諸物從其市價高下而優剩其數使私主人亦得以自  
資此外不許尺布斗粟加徵民戶以革防納什倍之弊主  
命先施畿甸巨室豪民皆失大利百官沮撓主屢欲罷  
而小民稱便故行之 仁廟反正初元翼以首相請遍行此  
法于八道以浮議止本朝貢物之設未知昉於何時或稱  
燕山耶剏而成慵齊言成廟朝始為橫者則亦非燕山矣  
李文成欲裁革而未遂甲午柳西崖當國始減損更定至



是遂設宣惠廳

殺柳永慶

九月大臣二品以上庭啓請柳永慶李弘老金大來亟正邦刑依允使之自盡於配所加罪黨籍李效元等三十四人或荐棘或遠竄或削職禁錮有次癸亥伸雪復爵

崔鳴吉曰柳永慶七年當國專權植黨見非清議固其宜矣然其時綱紀粗立朝野粗安亦未聞貽禍士林之罪而未稍顛沛橫罹酷虐人所共憐故反正之初特為蕩滌復其官爵人或有以復爵為過厚者而惟其受禍最酷故報施之道不得不然

辨成渾誣

六月太學生李德基疏請伸成渾受誣之寃 荅曰先朝已為之罪今不可輕改○又太學生李滌等百五十餘人上疏伸寃三疏不得請

廣州牧使申應槩上疏訟成渾之寃曰臣謹按頃年論者攻渾之說一則曰黨奸二則曰遺君其他罪目不一而足臣請一一細剖以白其被誣之實狀焉渾於 先王之朝荐被不世之遇士大夫苟非媚嫉之人則無論彼此無不向風尊慕而一自癸未伸救李珣之後大忤時論疵謗蜂起雖然渾之所以得黨奸之罪者無他焉謂鄭澈搆殺崔



永慶而謂渾與澈相親故也請以永慶獄事明之當逆獄之起逆子玉男招曰有吉三峰者為魁厥後逆黨延齡等曰非吉三峰乃崔三峰也於是物色大索不得其人因有蜚語傳播都下指永慶謂三峰時渾被徵至京聞之大驚曰安有永慶為逆之理而有此無理之論乎固渾之言不復致疑於永慶者多矣其時黃慎以渾門之人力止諫院之論者亦以渾言為重故也明年庚寅因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永慶竟至逮獄是時渾已還鄉而聞其被逮貽書鄭澈盛稱永慶清修孝友之行使之力救蓋其時澈為委官故也澈於引對之日以永慶孝友氣節陳達而匿名詩

推問時亦為之救解澈與永慶素昧平生而有此伸救者豈非渾移書請救之故也是以甲午間論鄭澈之時猶不直謂之搆殺乃以陽為救解陰實搆陷為言矣至于壬寅年則又以此說移用於渾又以不能上章救解為渾之咎是亦期渾之重而反不思事理者也其時渾被召入京數月旅邸不得一接天顏力疾陳疏亦未蒙採納至於退歸田間則馳書委官亦足見其心曲矣何敢不顧在我可言與否而冒陳出位之言乎鄭澈既遽之後李滉八十之母十歲之兒亦斃杖下其為痛寃道路皆言而其時推官亦不能引法而救之况如渾既非按獄之官又非在朝之人



而獨以不能上章為渾之罪亦不過乎至於澈得搆殺之名而渾不以為疑者亦有其由澈之少也孝友清介渾與之同里相善晚年雖有酒色之失而亦非大故保全交道已丑之變以形跡嫌疑之人遽膺治獄之任而不能鎮定浮論其於鞫問之際大失人心然變生之初澈與渾書專以救士大夫牒為言與澈仇隙國人所知而力為救解之配北道因賊亂中途拿還將不得免死則見渾流涕為之傷嘆鄭彥信賜死命下之日推鞫諸臣噤不敢出一言澈倡為回啓陳祖宗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遂得減死渾安得以此為非其情而不

信之乎以此為黨奸非其情也至於壬辰不及迎謁扈從之故則其時黨牒大作渾以待罪田里之人不敢自詣闕下及乎西行之日事出倉猝故都下臣民家在僻巷者亦多不及知况家在京城百里者哉是日波州官蒼黃顛倒未及號召遠村只舉近里士民草草進供而罷渾之所居則距州治三十里大駕已過臨津之後始得聞之又聞撤去舟楫不通津涉人皆避賊鄉里皆空渾乃鼻疾移入峽中大駕之留松都非渾所料渾家之僻在山中人所共知平心觀之則不過事勢之然也論者乃曰乘輿咫尺過廬而避而不出至目之以遺君天下寧有聞君播越過其廬



而避而不出者乎渾自少痼疾添得痢患方寓朔寧適於此時 殿下住伊川下書召之渾病未即赴數日小差昇疾登道而 殿下令渾住朔寧募義兵不得已中途返未幾又有召命渾行到安峽賊襲伊川 殿下急移成川命與李廷馨協力募兵然則渾之不赴前後者皆以殿下有募兵之令故也而言者以為宣召勤忌而終不來者不亦誣乎九月又有召命乃始赴召十月入成川陳達 殿下請入大朝而翌日獐峙變報猝至 殿下移向安州渾亦隨到 殿下始定龍岡之計渾則西入然則渾之請入大朝實在成川變報未至之前然則言者乃曰以龍岡之近賊

而徑行義州不亦誣乎然則所謂遺君不但大不近情不知其時事迹忘論誣詆至於如此誠不足辨也論者又曰交結戚畹藉其權勢以為拔身之地所謂戚畹指沈義謙自儒生往來名賢之門常訪渾之父守琛於坡山渾因與相知李滉諸賢亦且容接則與義謙相知何足為咎論者又曰逆賊之得一時重名皆由渾之外有吹噓而獨免夫交結逆賊之罪蓋當初逆賊棄官歸鄉以讀書為名來訪問學於李珥渾病其氣麤而取其棄官讀書補許於士林間此則珥渾好學故逆賊以學問欺之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然而成渾定罪之時特命削去搆殺永慶外有逆賊



等語渾之受知先王不可謂不深矣臣於渾則師弟也於殿下則君臣也師生之義雖重君臣之分至嚴阿其所好歸說欺君臣不為也

### 封王詔

己酉光海元年三月帝遣行人熊化賜祭謚及賻又使太監劉用賜封王詔

封王詔曰朕凝命乘符聲教暨及雖在遊方異域莫不尊親矧茲禮義之邦久荷帡幪之德置君司牧所以傳皇仁也舊典具存推行宜準故朝鮮國王諱早年嗣爵藩守東方易危為安朕實有造通者陪臣告計例當請

封順舉國之民心揆立賢之大義特封故王之次子某為朝鮮國王俾承先緒仍封爾妻柳氏為國王妃云云

庚戌三月主欲追崇恭嬪令禮曹議啓禮曹以追崇王妃別立廟回啓主欲崇以王后玉堂兩司論其非不允

追崇為恭聖王后奉安于孝敬殿

時李恒福議周衰禮廢而齊桓有葵丘之盟伯七法弛而秦漢襲魯衛之謬歷晉唐宋皆因漢故遂成典則人臣告君當法古昔秦漢以下何足掛齒臣意宗統重寄雖隆於大義誕育私恩亦功於達孝先儒所謂豈得盡絕於私者政指此等處也今所議禮與濮國韓王任氏之事事體自



別若遵藩妃之禮則其例太輕母以伸聖上罔極之孝若從漢唐之規則又恐太重不惟違三代正統亦非聖上遵古之盛心宜令有司考禮法古就於本號本品別立殊稱加以徽號極其尊隆祭用時膳官供其需務令豐厚至於守塚等節亦盛大其制以示聖上情得畢伸而禮不敢踰尊之極隆而序不欲逼云云

閏三月命設追崇都監傳曰追崇事遵倣古禮忝酌情文講定節目又曰歷代帝王追尊生母之舉無世無之此固人情天理所不可已者與大臣商議斯速舉行之意言于禮官禮判李廷龜啓曰此事本當有議處之舉臣等亦嘗

私講而未敢仰稟令者聖教實情理之所不可已第其位號節目酌宜得中甚不容易過隆則歸於踰制恐未免春秋並后之譏太輕則畧於私恩無以伸聖上追孝之情然而恭嬪於先朝既位冠後宮又有誕育聖躬之德其事體實與宋之李宸妃相似而臣等又考皇朝孝宗追尊生母貴妃紀氏為孝穆太后而別祀於奉慈殿皇朝家法之正孝宗為宸此正時王之制而事例又同似當據此為議而惟其位號則我國上有天子事勢與天朝有異臣等之議只仍本位則似無追崇之實上並母后則必貽貳尊之嫌我國生時則稱妃上仙則稱后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令宜



追尊為妃以示稍降之別而加以徽號別廟享禮極其隆  
盛其他節目並依弘治奉慈殿故事則其於聖上尊重統  
報本生之道而盡其美而情文庶有參酌之宜矣

傳曰祔廟如難輕議則徐俟後日熟講以處但只上妃號  
似欠於追崇之典而且皇朝孝宗既以所生母為孝穆太  
后今上以后號建別廟進冊寶備儀封陵等節目更  
加詳議急速舉行

頌相李德馨議臣於前日獻議時位號事體重大必得  
先儒定論必得禮經中依倣之事庶免後世之議云者誠恐  
此事或失於情文之正則非所以尊崇之道也孝宗已定為

後式而中外翕然補其得禮此乃時王之制倣而行之固  
無不可但我國事體與皇朝有異其在平時曾無受冊正  
位之舉而到今擅上后號不但如該曹所云貽二尊之嫌  
而已該曹當初擬議者甚似得宜自上更加參酌慎重以  
定位號不宜驟爾講定而貽後悔也若建廟封陵極其崇  
厚以伸聖上至情俱為允當 傳曰啓意具悉但別立廟  
而享之已有差別之微意只上妃號甚為欠缺况我朝補  
后只行於國中則受冊與否非所論也予意則后號之上  
斷不可已更為講定以啓 禮曹又啓曰但位號之分毫  
髮有差則禮未得中貽譏後世非所以尊隆之也今若上



以后號則必有二尊之嫌又無為私親降殺之別抑恐反有損於以禮尊親之聖孝也 傳曰予見歷代人君有追尊其所生母為皇太后而祔太廟者或為只追上皇太后之號而建別廟以享者皇朝孝宗亦補為皇太后享於別廟當時補為得禮而未聞有異論則時王之制此固當可法而今此議啓之意必欲只上妃號未知何所據而堅執此議也既不為祔廟則差別之意已存於其中矣

時臺諫廷爭累日李恒福謂大諫宋諄曰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范仲淹等為諫官不爭今日臺諫賢于仲淹遠矣蓋恒福之意子貴而欲尊父母情之所必至非關於國家安危

治亂則不宜固爭相持以失上下和氣也

六月大憲金玘掌令朴思齊避嫌舉追崇之非 傳曰恭聖王后享於別廟揆諸情理極為未安擇曰祔廟事言于追崇都監

李廷龜啓曰位號之大禮典之重羣臣既承聖意已成追孝之至情若至於祔則事關宗廟禮嚴神人雖聖上亦難以私情自專臣等寧碎頭天墀決不敢承命也言官之言雖或過當別廟之禮既上告宗社誕告多方寧可因一時喜怒而猝然變禮乎勅使壓臨寮庶遑遑而三司伏閣羣宰盈廷相持經月氣象不佳不料聖上乃有此舉措云云



鄭仁弘入侍時請恭聖王后誥命冕服奏請天朝三司上  
劄爭之不允

李暉光疏曰家無二尊禮無二嫡大經大法至嚴且明故  
魯隱之於仲子僖公之於成風春秋以為非此實先儒之  
定論而未聞魯之二君追請策命于天王豈非守禮畏義  
不敢為也

奏文

請追冊恭嬪奏文曰臣母金氏故領敦寧府事金希哲之  
女先父王臣受命之初納為副室承事宮闈克著賢德  
不幸早逝先父王臣不知臣不肖上奏天朝以臣為嗣存

荷皇恩繼承先業臣叨忝恩榮貴為國君而育我之母  
尚無名稱生未享千乘之享死未加隆顯之號欲報無路  
孺慕同極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之仰天朝如父  
母苟有所欲必告父母事無大小宜無不稟追崇所生在  
天朝固是常典在微臣實為榮幸况母以子貴傳記所補  
欲顯其親人子至情皇朝列聖追崇先故非止一二而只以  
小邦先故之已蒙天朝准許者言之臣先祖康靖王成宗臣於  
成化十一年奏請追崇其生父及母憲宗皇帝即命准許  
追封其父為懷簡王母韓氏為王妃並賜誥命又於成化  
十六年請封副室尹氏燕山母為妃憲宗皇帝即許王妃



之封誥命冠服順付陪臣之還此則天朝許小邦追尊所  
生陞封副室之請厥後緇蒙息典舊例非一昭可觀也亟  
令該部比照先人之事例特許追封臣母金氏為妃并賜  
冠服以廣孝理 使行準請祠太廟上尊號曰隆奉顯保  
懋定重熙設增廣科

### 戶牌都監

設戶牌都監自大臣百官下至儒生公私賤各佩其佩書姓  
名年歲居住役名失牌則收贖改出無則極罪私造者斬  
蓋使民不得逃之免役也令各道各邑定限督促民不  
堪苦越三年士子遷停只括成冊中白徒充軍保吏緣為

奸罔有紀極

### 別試行私

設別試取辛光業等十九人因削許奎科許筠以行私竄  
○是科朴承宗李爾瞻鄭造許筠曹倬為考官而朴自興  
朴承宗之子爾瞻之婿造之功隣許奎筠之侄曹倬倬之  
弟又有卞獻僧之遷俗者也好事為之語曰門中洞內之  
慶席山僧又何叅焉一時傳笑筠以私情取侄竄咸陽奎  
因臺啓削科

### 五賢從祀

九月以文敬公金宏弼文獻公鄭汝昌文正公趙光祖文



元公李彥迪文純公李滉從祀文廟四賢從祀之請自庚午始及李滉沒後多士之請益切積三十九年而宣廟重其事未之許至是兩司及館學鄉儒相繼疏請詢于大臣允其請親行釋菜于先聖從祀五賢于兩廡

從祀位號陞黜啓

禮判李廷龜啓曰我國文廟從祀與大明會典位號陞黜大相不類顏何荀况公伯寮秦冉劉向戴淵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天朝令黜於廟遽伯玉林放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吳澄天朝令改祀於鄉而我國因在聖廟后蒼楊時王通歐陽修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

則天朝曾入從祀而我國則闕焉申棖申黨本是一人家語史記互載其名誤為并祀天朝今已革黨存棖而我國則未革焉蓋我朝祀典只做中朝正統元年刊正之制而至嘉靖元年天朝始博攷典禮兼採程敏政丘濬之論乃有釐正陞黜之制舉特我國未之行耳今大明會典既以釐正之制頒布則今所當遵倣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臣等因此尚論則馬融為梁冀草奏殺李固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劉向喜誦神仙方術上書言黃金可做不驗獲罪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荀况學傳李斯論著性惡王肅污身權奸背魏從晉何休解詁春秋黜周正魯賈逵之傳會



圖識王弼之宗旨老莊戴淵之貪贓杜預之短喪皆得罪  
名教不宜坐享聖廡顏何泰冉俱無見出處又不載家語  
七十子之數天朝之廢黜宜矣王通雖有倍經之譏當魏  
晉潰裂之餘乃能講說孔孟之道年未三十已為築壇河  
汾聳動天下亦一世之豪傑也楊時傳道統於南渡之後  
使程周之學復明於世衛道之功不下周程胡瑗首倡體  
用之學大闡學校之法及門之士無慮千餘人歐陽脩不獨  
忠義文章其學推尊韓子孟子以達於孔子薛瑄胡居仁  
中朝先儒中其學最為純正后蒼事業雖不著白而在漢  
初說禮數百言令禮記之書復傳於世矣天朝增祀得位

而我國則闕焉第其中遠伯玉等八人既無可祀之鄉今  
難遽議罷祀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未免流於異端不可  
輕議增祀且天朝補孔子以至聖先師補四配以復聖顏  
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子弟皆稱先  
賢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而皆用謚號封爵天子  
之謚唐開元始封文宣王胡元加以大成二字丘濬以為  
孔子在天之靈必不肯受其謚不其然乎今依皇明之制  
為當但七十子俱稱先賢而周程張朱則座在立明之下  
并稱為儒令宜稱以先賢陞於殿上似為合理請議大臣  
定奪依啓



仁弘斥兩賢疏

辛亥三年四月左贊成鄭仁弘在鄉上疏略曰臣少事曹植重被開葑之恩有事如一之義且與成運開心相與不視為後輩分義雖有輕重即謂之師生可也臣嘗見故贊成李滉誣毀曹植一則曰傲物輕世一則曰高亢之士難要以中道一則曰老莊為崇自成運以清隱認為偏小一節之人臣心嘗憤鬱思一辨明者許多年矣昔司馬光非孟子李覲鄭叔友誣毀孟子辭極悖憤余允文朱公受誣於陸學陳建編年以明其節孟子朱子日月也人雖欲誣毀亦何傷焉三君子猶且力辭而不置况其下者乎植與

運生同一世志同道合同泰山喬嶽之氣精金美玉之資加以學問篤實之功非區區文字之學所能毀者滉與二人共生王國又同一路而平生未嘗識其面目一嚮誣毀至於己甚臣嘗為之辨曰李滉以科目發身不全進不全退依違偕世自以為中道植與運早廢科業鏗彩山林守道不撓被召不起滉遽認為詭異之行老莊之道易不云乎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伊尹之耕莘呂望之居海曾子子思之不仕果是輕世過中為老莊之行乎其論人論道大失聖賢之旨若非識見之未透其私意之蔽惑也明矣故朱子曰揚雄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人近世論顏子或



於釋老之空寂者正此謂之也將恐天下萬古長夜冥冥  
陋巷屢空不復為顏子之時中而知進而不知退胡廣之  
中庸滔滔於世間澁之所謂中殊失聖賢之旨灼然可見  
矣况植運雖遯世往在 先朝被召趨朝一伸君臣之志  
屢上封章眷眷以治要時務為言此果隱僻之理詭異  
之行乎臣竊惑之李彥迪李滉往在嘉靖丁未之間或爵  
位崇極或履歷清要其意果似不仕之時乎此固不足論  
也至於晚年斷然引退屢召不至此亦高亢之一事輕世  
之一行是何不以植運所為為不屑而反效老莊之過高  
耶大抵以高尚為過中古未嘗有而備於李滉愚弄一世

視為無人其為病痛不待賢智而後知也從而和之弄其  
頰古者不勝其衆不獨植運之受誣亦及於古聖賢又將  
誑後學而害斯道非細慮也况李滉論植與運一節之異  
端而至於趨時附勢嗜利無恥終始為權奸之門客清議  
之所棄如李楨黃俊良等若干輩或許以道學或期以  
聖賢往復書牘積成卷軸寧有頭出頭沒老於名利場中  
一朝可望以道學工程聖賢事業者乎君子之朋友有  
以其好惡取舍胡亂如此果出於本心之天性情之正乎  
此臣之尤不厭於心者也伏見先朝備忘之傳一以明人  
臣事君之道一以正士子趨舍之義又以發前後未發之



正論仍及於請殺無辜王子蓋先王認為李彥迪事或以為非彥迪乃滉也事在國乘雖未的指為誰而先王之教不為無據則明矣二人俱儒學之補而自明夷之翼有不極其隨之恥在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介于石不終日之義不亦不相似乎且其平居俱不免周行己之失若以程子為失於誅之太甚則已不然揆諸君子克己自守之道不亦遠乎此在世俗間人固是尋常一事而稍以儒學者其不為薄物細故也審矣暗於責己而甚於責人此其君子之心乎臣區區之見如此故嘗辨植運之被誣仍以語及此等事庶解後學之感而反被時輩之忿羣聚而

詆擯之極於八路使臣無所容於國境之內今備忘之墨尚明儒生疏焉大臣議焉殿下聽焉躋享文廟崇長已極風聲甚盛聲勢可畏搢紳韋布相率而左右之噫聖賢論道學詔後學之意明哲如白日易見如視掌而今之人不信聖賢之明訓惑於李滉之一言掩瑕為瑜風靡波蕩百世之下誰復知李滉之醇疵植運之非老莊也云云留中不下

仁弘師事曹植嘗忿李彥迪李滉短其師及文廟從享後上此疏詆毀之

都承旨金時獻等啟曰仁弘劄以先臣李滉嘗論故徵士



曹植有病痛處及故徵士成運只補清隱皆不許中道因此生怒至以誣毀等語攆撫詆攢無所不至并至於先正臣李彥迪視之若仇敵然噫仁弘欲推尊所師所尊不覺其忿懷所使言悖而出反為其所師所尊之羞也所謂老莊為崇難惡以中道云者不過論其偏處病處耳非指植之不仕而言也 傳曰人各有所見不可驅策強使雷同况厥劄未下政院之啓無乃早乎

削仁弘儒籍

館學儒生李黎等五百餘人上疏訟辨且削仁弘儒籍疏略曰 殿下即政之後首獎五臣之賢以配聖廡之享噫

文不在茲乎鄭仁弘上劄專攻李彥迪李滉訾毀不忌滿紙陰慘衆口喧傳國言未已大賢受誣士類齊憤伏願陛下其劄揭示中外使悖理胡亂之說不得一日容隱於天日之下 荅曰鄭督成乃林下讀書之人平生守道不撓劄中所論不過明辨其師不見知之實而已此亦君子之意也有何攻擊之辭乎諸生退而自修勿為煩論再疏荅曰儒生只陳所懷而止連章瀆擾事甚未安勿為更煩

持平朴汝樛避嫌啓曰頃日鄭仁弘之劄不過明其師曹植老莊之辨而言辭轉輾以至此耳封劄未入而謄本先



出播人耳目都下藉，以至館學儒生削名於青襟臣竊  
聞削錄青襟乃施於逆臣永慶之事而今復施之於仁弘  
仁弘果至是乎

傳曰鄭仁弘之削青襟錄孰主張是此人非但林下讀書  
終始守正之士也且其爵位崇重削名之舉手段可惡其  
倡議者速為覈出以啓禁錮削籍

### 捲堂

時諸生聞命捲堂而去李恒福上劄啓曰今命錮士士乃  
揖退聖廟虛無人典僕泣相送臣不審於此農工代守乎  
典僕代守乎一向求勝則將至於滿朝皆空館學皆空所

餘者只朴汝樑一人豈不太寥寥乎大抵此事初非有積  
怨深怒於其間嶺南一時兩賢并生而兩賢設法踈容差  
異故兩家門人氣像不同或至錯着師說點鐵成金傳會  
私意文致話頭盡將前輩洗垢索癩驕兒不戢漸至罵母  
妬婦無禁終乃批夫遂乃大口哄人使先輩風流日見凋  
落臣以為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仁弘之門得汝樑  
則學益深云云及引對備錄晦齋事四條上之繼而罪益  
衆主強從之仁弘由是大啣之駭機漸作以擠恒福為先  
務乃倡體府兵權太重之說欲必陷之死地

### 拜辭聖廟



成均館官上疏陳不得推覈削鄭人 傳曰館掌務官罷職大司成遞差館儒五十餘人拜辭聖廟而空館光海令禮官照舊例召集令禮曹往守聖廟時原任大臣諸府院君及館學生方外生等上疏論仁弘詆毀先正臣及空館未安事

移御

十月昌德宮昌慶宮重修成主奉大妃殿中殿世子行嘉禮十二月自昌德宮奉大妃粹移新門內慶運宮因留大妃獨還昌德宮大臣三司爭之不得正言鄭蘊啓曰近日合啓乃一國共公之論而自上一向牢拒今日問安之行

在人子所不可已之事而下民喧傳此必仍留慶運宮之說果符於下民臆度而臣當犯輦血頸牽梧泣諫死於宮門之外云云八啓不答

傳曰今此遷御之舉實出於不得已歲末永移事前後下教反覆丁寧正言鄭蘊乃敢以無理不近之說瀆擾於舉動之日不識事理縱恣無忌之狀極為駭愕為先補外

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劄曰鄭蘊此啓明白剗切 殿下始以問安之難而又以不宜冬寒為教人君所居造化隨之冬溫夏清隨節取適臣等亦知 殿下此教出於必欲移御之意而外間浪說又從而紛紜則臣不知蘊言果無理



而不根乎且蘊之所論亦臣等隨行而羣情者蘊既去則臣等亦何敢冒居

定運偽勲

時下密旨于左贊成鄭仁弘曰徃在丁未卿與數三忠憤之士千里結義忘身抗章力抑凶謀云其有功之人其急速書啓仁弘劄曰今司圃別坐李愔踵門共宿夜間曰近日國事危急將有不忍言之變從兄李惺及李爾瞻朴捷諸人與李山海商量以愔徃來南中故委送云臣曰將不免進一言以報國恩云云

初丁未仁弘之疏論永慶也柳黨以為慶全爾瞻等嘆之並竄絕塞人皆稱冤爾瞻哭訴於家廟及光海即位仁弘等皆被罷擢仁弘言居昌縣監金挺玄示邸報故知而論之而李有如風馬牛而並被其罪小人構陷人如此人皆信之及仁弘等錄其功也乃曰與山海爾瞻朴捷李惺等相議陳疏並論其勲名曰定運仁弘初以爾瞻等不與其疏者引以自高欲其名之重也後以爾瞻朴捷等同議為之者吐其實而欲其功之錄也小人貪功名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此

尊號錄勲

時廷臣以主監撫軍民佐成中興上尊號曰體天熙運峻



德弘功命錄衛聖勲自成川至全州並錄反正後即削  
壬子四年正月封王子璣為永昌大君

金直哉獄

二月黃海兵使柳公亮密啓金直哉及其子百緘為賊魁  
黨流寔繁咸鏡道外蔓延七道云云發砲手圍立宮墻金  
吾即宣傳官相繼出捕 時鳳山郡守申慄捕印信偽造  
罪人金濟世等數治慄父純一卽爾瞻功族也受爾瞻喉  
馳往鳳山脅以禍福使自誣服乃以前博士金直哉時削職  
叅判尹安性父子及前監司鄭經世丁好恕丁好喜丁好  
悌崔有海平壤人前府使金台佐正字田闢等謀逆云云

慄遂逮上之光海親鞫而其所籍人姓名註謬無據判義  
禁朴東亮曰丁好恕之謀逆在於某月云而其時好恕赴  
京洪瑞鳳曰臣為使臣好恕為書狀官辭朝復命日月可  
考濟世語塞更以好悌告之以此經古以下被逮者皆得  
免焉光海翌日以為東亮護逆特遣爾瞻使其黨趙存道  
論以拿鞫光海只命削職

鳳山罪人柳彭石援引鄭仁弘黃赫鄭經世柳悅柳慄柳  
恒尹安性丁好悌權若田大年等十餘人慄猶恐獄事稍  
緩募得柳彭石者厚饋酒肉繫送王獄丁寧告戎勿忘信  
黃信黃即信川謫居前承旨黃赫也彭石上京直舉黃赫



之名以為謀逆之魁赫與其孫裳孽子坤健皆拿鞫慄素  
與黃赫有隙喉人誣告云柳悅柳懜柳恒即永慶子也  
命鄭仁弘勿問黃赫謀欲推戴晉陵君恭慶蓋赫之女為  
順和君夫人而恭慶為順和君之後也屢被刑訊不服而死  
鄭經世親鞫時問文書中有松老抵書曰士類滿獄吾欲  
死而無聞松老誰耶沈喜壽出班奏曰此臣之書也西司  
交章請罷免之

金直哉金百絨皇甫信承服行刑辭連人丁好恕等二十  
六人命大臣揀啓酌慶申琛柳公亮錄勲

金直哉之獄權聰上變言仁嬪在 宣廟末年謀危東宮

定遠君義昌君兄弟詣闕門外陳疏侍命聰以誣告杖  
死蓋仁嬪寵冠後宮主在東宮寵衰不能無怨故聰窺其  
意而作此事

傳曰李時發揣度君上之事通書外方顯有譏議其不道  
之罪所當嚴鞫而方在宰臣之列故貸之削奪門黜以為  
大臣不敬之戒鄭經世與聞逆謀之事雖無可疑端緒但  
其通書銓官迫脅頤指之狀極為可駭削職放送其子及  
奴婢並放送張維以賊裳一家至親不可仍在秉筆之任  
適差

詩案



四月初三日傳曰前教官權鞞無君不道之罪所當嚴刑鞞問而勉從大臣臺諫之言除加刑遠竄鞞到東大門外物故

先是辛亥春進士任叔英對策諷論時政言甚切直無所忌諱命官沈喜壽竒之欲置第一而不敢置丙科主親覽大怒命拔去榜中而司爭之自春徂夏不得放榜至秋始允權鞞善詩歌落魄不拘節傲世不赴舉及叔英拔榜有詩云宮柳青青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家共賀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宮柳蓋指外戚諸柳布衣指叔英也主於黃赫文書中見此詩惡之仍拿鞞親自考訊左相李

恒福進前流涕且拜且息反復半日主促刑官勿待左相復位速加訊杖李德馨亦言聖朝不宜詩案殺士恒福常恨曰吾輩在位不能救一權鞞殺士之責烏得免乎

鞞號石洲為人疎宕不羈少慕鄭澈風儀及鄭澈謫江界鞞與其友李安訥往謁之澈大喜語人曰此行得見天上二謫仙由此名益盛嘗往族人家醉倒柳希奮適來主人語鞞曰文昌公來矣鞞瞪目熟視曰汝是柳希奮乎汝享富貴而國事至此國亡則汝家亦亡鈇鉞獨不到汝項乎希奮慘沮而去人謂石洲取摺不專由於詩案○是獄也

趙守倫

風玉軒

以書札往復刑訊而死



追刑

金直哉獄柳永慶子愷出於賊口命並囚其兄弟悌等  
幼學李坪上疏請追施典刑荅曰討逆不嚴國是未定之  
論真今日藥石之論嘉爾粗知討逆之義也

五月丙子合啓逆臣永慶交通宮掖謀危宗社大逆不道  
擢髮難數而姑舉其大者言之 殿下名位已定舉國之  
願惟在冊封為相七年無意奏請使逆肆生心中朝起疑  
查質之辱竟及君父罪一也詔使之來大臣呈文固本之  
計無大於此而潛懷異圖敢為沮抑罪二也宣武策勳力  
主搪塞敢掩配天之功陰逞不軌之謀罪三也元孫歧嶷

年逾十齡而不遵古例不請封號罪四也先朝違豫彌年  
上下憂惶而不設侍藥之廳一向諱之至欲陳賀無君之  
罪五也大漸之初祈禱祝文不書聖諱欲填其名為人町止  
罪六也傳攝之命宗社大計秘其儲忘不出朝報回啓之  
際極力防塞罪七也林下忠賢仁弘千里封章打破凶膽  
則偃然陳疏必欲自明指使徒黨謀起大獄罪八也古者  
君薨即日嗣位昭載史牒而當聖上即位之初必欲遠待  
六日之後其情叵測罪九也 先王昇遐三日托受密旨  
形跡詭秘莫知端倪罪十也當初得免斧鑕雖失於既往  
大逆之罪益彰於今日請追施典刑以快神人之情



六月二十一日柳永慶金大來李弘老追刑于四街里  
議遷都交河

九月地理學李懿信疏略以壬辰年兵亂逆變之繼起朝  
紳之分黨四山之童赤謂之漢江氣衰所致請遷都交河  
主頌惑其說令該曹議啓

禮判李廷龜回啓以為漢都據華岳臨漢水土地平行道  
理均正此實前後華使之所稱賞者也遷都之舉莫大莫  
重豈可崇信一匹夫荒誕之說使二百年鞏固之基業百  
萬億奠居之生靈漂蕩於一朝哉高麗之末妖僧妙清謂  
松京基業已衰西京有王氣可移都遂作新宮于西京林

原驛終有柳昂等之亂前事可戒也

左相李恒福議曰傳旨以交河或開府或置京便否為問  
豈以頃日術士懿信者疏陳遷都之利耶古人遷都非無  
故而為之周遷岐下衛遷帝丘避狄難也晉遷新田邢遷  
于繹為民也盤庚遷殷為水害也周公遷洛為朝聘也三  
代以下各有之無無故而遷者也臣未見其疏不知疏中  
道何事或傳其謂漢京氣竭而山童此繫望氣者說非全  
出於山家今之北京周召公之所封也北燕之亡其氣已  
盡則遼金與元迭都於此何耶意者古時不必以風水與  
氣為定都之法耶若曰氣竭而山童晉之句法松栢淵藪



齊之牛山威宣之時已濯濯春秋之末晉最先亡齊最後  
亡鳥在其山童與茂耶國網解弛斧斤亂入今不責於紀  
綱歸咎乎山童為山者豈不冤乎臣未解地事唯解人事  
家國一體吉凶同科嘗見世人太上樹德種福其次服藥  
延年其次殖財貽後最無策者疾病災殃百穰無效術窮  
而為移家避方外之計以僥倖於冥冥萬一之中轉徙不  
已曷缺瓢亡家益旁落窮困益甚此足為鑑矣

合啟請李懿信依律 荅曰歷代有二都成周萬世之仰  
法而有鎬京洛陽皇朝有南北二京懿信為國家陳大計  
不過躬離宮而已一命開府而眾怒如火已知我國人心

之不吉况追論於停止之後請以依律然則為國獻忠之  
人其盡誅乎

朴應犀獄

癸丑五年春朴應犀故相淳徐羊甲牧使益沈友英璿妾

李耕俊兵使濟朴致仁致義忠侃等結為死生之友居於

昭陽江上號其堂曰無倫詩酒自娛或補江邊七友或補竹  
林七賢結黨為盜殺京商于鳥嶺被捉于捕廳時甬瞻  
深嫉永昌常在大妃之側百計欲殺及聞應犀罪當斬  
大喜往韓希吉家整折進拜希吉謝曰今公拜我何意甬  
瞻曰見公之面多有福相不久必立大勲可賀夜令族人



李義崇密謂應犀曰汝罪當斬與徒死不若依吾言上疏告變如是非徒免死錄正勲云云應犀喜而依其言引畊後為製檄金慶孫平孫為傳檄檄有曰真龍未起假狐先鳴真龍指永昌假狐指光海云羊甲友英仁發畊後慶孫就鞫應犀自獄中秘密上疏入啓命即日親鞫

應犀供稱病且茫昧不能詳細口達逆黨事狀書於別紙以來云云謀逆事狀結約曲折徐羊甲朴致教為謀首與鍾城判官鄭滑前守門將朴宗仁庶孽沈友英許弘仁出身柳仁發等交結勇士欲圖社稷幾至四五年先王昇遐之後詔使出來弘仁羊甲持弓矢來到南別營外欲

射中詔使故為生變圖為起兵以詔使宿衛嚴密不得遂計金直哉變時吏文學官李耕俊以興義軍門為號成檄付四大門驚動民心因為起兵計直哉之變熾盛耕俊還奪檄書燒火羊甲自以為蓋世驍雄首倡逆謀其後羊甲友英弘仁柳孝先等同居驪江日議凶謀曰吾輩以卓犖之才禁錮於當代之法不得伸其志男兒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遂交結壯士豪傑出身柳仁發武士朴致教萬戶金平孫守門將朴宗仁士人金襄即金晬之孫也恨無金銀辛亥秋羊甲作益商於海州地殺人逃來前年春鄭浹弘仁等詐補王使作賊於富人李承崇家前年秋冬



間弘仁等三度往來嶺南今春羊甲等打殺銀商得銀六  
七百兩當今定計則欲以壯士三百餘人乘夜潛入闕內  
而先以所親武士用賄賂於朝廷或拜宣傳官內禁衛守  
門將以為內應又欲以金銀賂執政使鄭汝得拜訓練大  
將散盡金帛交結得三百餘人後來夜犯闕先犯大殿次  
犯春宮後急持國寶進大妃請出垂簾曰開城門變百官  
一邊先殺戚里及摠兵宿衛之官親舊同黨布列朝廷羊  
甲自為領議政放釋今代竄謫之輩亦拜顯官使之同心  
擁立大君後遣使奏聞天朝其辭有不忍聞者權日用  
乃壯士有奔馬兵書及古今陣圖積在羊甲弘仁友英三家

云云臣以世臣之子不勝愚衷激切敢悉陳以聞云云  
四月沈友英朴宗仁朴致仁徐羊甲金慶孫李士浩朴致  
安李耕俊金裴壓膝不服

金悌男削奪啓

五月院啟延興府院君金悌男身為國舅居常行事必無  
忌憚擅毀漢江別營移接亭舍已極無謂而至於關中無  
省記止宿非止一再聞者莫不驚駭今此大君之名已  
出於賊招則為悌男者所當席藁待罪之不暇而偃然在  
家有若平常者然其罪決難容貸請削奪官爵

永昌大君按法啓



持平丁好寬啓曰今此逆變出於非常嘯聚之徒其言辭之痛惡凶謀之不測聞之者不覺骨寒而心墜此正主辱臣死之日也大君璫擁立之說既出於賊口渠雖幼穉蒙無知識人臣負此莫大難容之名不可一刻晏處宮中在聖上親親之至雖欲萬分容貸為宗社大計決不可少撓故臣於前席鼓按法之論一二同僚有所異同云云

### 金悌男拿鞫

初六日徐羊甲承服行刑以為謀逆之事皆金悌男指揮上及慈殿即拿悌男及子球忠洪水使李止孝全羅水使李璲辭連拿鞫。世傳此獄非特出於希吉羊甲等實挾

不羣之才常謂宣廟大君只有璫最為聖眷所加光海政事紊亂當與圖事乃與劫商聚財而悌男則實無聲聞相及及應屏被囚羊甲等行賂宮中事將中止而應屏先恟自發羊甲被刑累度主訊羊甲之母羊甲呼友英字曰我當承服矣友英驚問曰渠殺吾母我當殺渠之母遂承服歸言悌男同謀慈殿與聞之狀悌男一門酷被大楮終致西宮之變而昏君自喪之罪終始入羊甲術云云

### 遺教七臣啓

初七日兩司啓遺教七臣申欽朴東亮徐洵韓浚謙柳永慶韓應寅許晟請削去仕版柳永慶韓應寅被罪無論許



箴身死亦命削職

初先王大漸時以保護大君書下密教于七臣而未及下國恤後王大妃下諭書於賓廳旋即封入至是爾瞻謂非先王御筆乃王大妃使內侍閱希憲偽造者諷大司諫李志完正言柳浩等首論七臣不即辨明

黃慎罷職

十二日府啓賊徒馱載所偷銀子寄置於戶曹判書黃慎家請拿鞫嚴問荅曰徐當發落再啓罷職

鄭浹辭連

鄭浹供曰悌男大會諸宰曰殿下朝無骨鯁之臣欲立大君

云云李廷龜金尚容皆會舉事則陵幸時先犯東宮奉大妃殿教書調發城中孰不應之金尚窩鄭賜湖徐潛安祖亦叅宴悌男謂沈挺世曰李廷龜黃慎崔起南水火中救我者云○鄭浹承服辭連受遺命七人申欽朴東亮徐潛韓應寅拿囚李廷龜黃慎金尚容崔起南安祖沈先世金尚窩邊應星李時益鄭賜湖待命

時鄭浹受爾瞻喉亂招卿大夫駢首就逮或黥或竄朝廷幾空爾瞻日益用事植黨自固噓吸霜露漸至竊柄犯分無所忌憚獄成蔓延轉成咀呪之獄宮人之侍宣廟者悉繫治刑死藥死殆盡



辭連人供辭

問韓應寅等曰先王賓天之日下七臣顧命其間之事有不可測當急洞下而瞭不致命以至今日賊招內悌男曰他日若有事則當與奉遺教之人共議而通之又曰逆獄每起宗社何以為之云云此是推戴大君之說也某陵幸欲先犯東宮調發城中人掩襲於東郊云謀議曲折一從實直告

韓應寅供曰臣雖奉遺教豈有與渠輩通謀之理人臣豈為如此之事乎當初未及洞下事臣病且迷劣未即為之云云

朴東亮供曰懿仁密贊先王聖上早定儲位自此臣一門雖亂離之中有若私親懿仁常諭門中曰不特宗社大計得成盤石之安吾家一門亦將永荷雨露之私戊申鄭仁弘疏後有未安傳教臣子錦陽尉瀾年少稚孩亦知悶迫惶駭與海嵩尉東陽尉二人馳往仁嬪房極陳利害則變色亟入有頃出曰上亦洞燭將有好處置云退見明日朝報則有吾兩宮間和氣藹然之教臣一門臨亂忘身之狀據此可知金悌男自為郎官果與相知及為國舅之後蹤跡自然踈遠大君房人謂先王之病崇在懿仁數十人與妖巫連往裕陵大作咀咒之事造作懿仁假像使大君房



下人巨馬松順昌書懿仁御諱於假像面上云云聞其不  
忍聞不忍言之竟非不欲少洩一天之讐而此事干涉於  
不敢言之地隱然痛心度日忍與悌男有一毫相好之理  
戊申天崩之日永慶非不知有老親之人不可為守陵官  
擅破舊規有若勒定意向蹤跡不趨楚越有下吏持一紙  
傳於臣賓廳所送遺教臣疑訝曰遺教果分明則豈可謄  
書小紙暗然傳示乎當此危疑之日何所憑據而知其真假  
乎舉措駭怪云云戊申後連在陵所不即卞正事萬被誅  
戮亦甘心 領府事竒自獻啓今若於領教咀呪之說更  
舉朴東亮所供裕陵事以此為重尤為的實可據主從之

及戊午廢論覺造詔合啓儒生尚夏等疏增衍辭說皆以  
裕陵為主 申欽供臣與悌男朝班相遇不過一拜寒暄  
其所為巧邪臣心常憤疾臣弟鑑為鳳山郡守時占民田  
以為己庄多至數百結臣揮斥不許因成嫌隙與臣有托  
婚之意臣又拒絕其所作竟無緣而知遺教事臣無承受  
之事而徑自辨白有若承當者然亦所不敢臣雖曰國婚  
之人其於宮禁之間蹤跡踈遠人所共知遺教之及於臣  
身心常自怪賊臣永慶當朝之日臣屏縮度日戊申 先  
王有未安之教上下遑遑子翊聖驚惶即往仁嬪房云  
徐潛供戊申闕門外政院使令持示一小紙乃所謂謄書



遺教一閱之後旋即取去雖有可疑之端勢未及致辨丁未臣為畿伯與仁川府使柳希聃坐語見政目柳希聃希聃弟鄭基擬監役首副臣心甚不平語客曰金球敢以其妻甥與希安相圖除職有妨事體云自此悌男父子所為臣多不平之吊慶之外未嘗往見臣子所不可道之語未知散於何時云云

韓浚謙供臣丁未八月除平安監司戊申二月傳聞遺教中臣名亦在末端且驚且怪莫知其由而徒聞傳說難於陳辨五月遭母喪庚戌服闋為咸鏡監司首尾六七年身不在朝悌男面目亦所不見逆謀何等事而以此踈遠之

人交通而為之乎云云 浚謙與悌男素不相能有事可證臨鞫親戚勸以供實浚謙曰死生命也急難之際賣人而圖免吾不忍為

金尚窩供悌男之心路人所知人人指為樞密臣是何人飲酒往來乎臣少與相知近見其所為多有縱恣無忌以此相踈臣子光煜為兵正臣曰 大妃殿肅拜汝何以為之荅曰他人為之故循例為之臣以為逆臣同在 大妃殿古人有舉簾始拜之事汝何不講究為乎光煜瞿然曰 兇罪大矣云云何况往來逆家乎

問李廷龜曰鄭浹招內悌男謂沈挺世曰李廷龜水火中



救我者與悌男親劫往來事狀從實直告供曰庚子為禮曹堂即相熟及為國舅締結權臣門庭甚熟視之邁流霞亭材木撤移事臣聞之駭憤常曰國舅挾大臣富貴已而不自謹慎至此昏妄甚矣悌男之必敗不待智者而知數年以後尤不相通臣自壬辰久叅宮僚願忠之誠實倍他人癸卯禮判時建請差遣冊封使賊臣永慶惡之遂以臣為使臣製奏極陳臨逆罪惡先王見之震怒抹去數行至以欺罔天朝侮弄君父為教及到北京八度呈文血誠陳訴禮部侍郎曰汝必世子私臣非國王差遣云回還之後永慶搆他事論罷臨逆丁未舉事時必擬先殺臣及數

三宰臣云云

金尚容供臣以王后至親自上即位以來恩寵罔極忠愛之誠比他人不同決之援引量測不得云云

黃慎招臣與悌男不過泛然相知元非自許之友安有親密之事設使臣庸劣逐勢而相交臣被罪時悌男以國舅勢重則無汲引拯救之事渠方得勢時臣尚不得因緣攀附渠已失勢之後更為從遊千萬無理云云 申翊亮常曰癸丑之獄梧慶粹作雖以叔父欽之雅量不能無所愛常度而惟秋浦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石肝腸云云悌男之不謹慎固為當日士林之所斥而時移事變今為



几上肉禍色滔天有延及長秋之勢雖不能出力相救豈  
忍欲脫己襦而暴其宿愆為之下石乎月沙象村皆不能  
免此救然不動只白其事實其惟黃慎乎  
內官閔希蹇供臣雖曰善寫 先王雖在大漸之中筆跡  
霄壤不侔臣平日謄寫之本多在司謁房與所謂摹 御  
筆一處憑考則可知大抵保護大君之教不過使之愛恤  
而已有何他意於其間哉且宰相不知官官宮妾者方可  
謂之真宰相永慶則未必然臣常鄙陋永慶之為人天地  
間豈敢為如此極凶極惡之事乎云云  
時獄事日峻遺教六臣皆拿鞠領相李德馨左相李恒福

日侍鞠廷守正平反橫罹者多得釋

十七日申欽徐洵韓應寅原情後放歸田里李廷龜朴東  
亮等放送

十九日安昶趙希逸沈光世趙緯韓原情後削職放送

應屏以告寢蒙宥鄭浹韓希吉為首勲

時延興家奴婢及 大妃殿內人等逐日嚴鞠 傳曰甬  
等宮禁間事體豈不知之而愆患為惡無所不至至如裕  
陵咀呪之事多有不忍聞者做出犯上罔測之言潛相傳  
說於凶賊使為製檄多出金帛旁結凶黨之狀詳細嚴問  
請永昌按法疏



二十三日儒生李偉卿疏畧曰母后內作巫蠱外應逆謀  
母道絕矣聖人之於春秋每以遜書胡氏於綱目罪張東  
之 殿下雖有母子之恩於宗社顯有當絕之惡為人臣  
子者其將以國母待之乎賊璣雖曰童稚擁立之說狼藉  
賊口身負大逆之名難容覆載之間而 殿下以友愛之  
情不忍加法周公之誅管蔡 太宗之誅芳碩皆為宗社  
之計而行之不疑且張俊以皇子專當為苗劉所擁立建  
議去之專時君之子也他日當為儲君而年纔三歲而除  
之若是其急者誠以大義不可不明王法不可不嚴也請  
亟命有司處斬逆璣嚴鞠悌男以正典刑云云 時永昌

生纔八歲爾瞻等逢迎光海必欲殺璣以為己功指為禍  
本至是有此攷疏 荅偉卿疏曰不穀險釁遭此凶極之  
變予不忍加法爾等勿為更煩

各處兩宮啓

二十五日掌令鄭造尹訥等啓曰李偉卿疏中母后內作  
巫蠱外應逆謀云者巫蠱之說傳播已久外應之跡顯出  
賊招則得罪宗社而母道絕矣 殿下其不可與同處一  
室也審矣今日一會以 殿下與母后各處兩宮以盡處  
變之道散論則同僚皆為重大持難不決云云獻納柳活  
正言朴弘道等避嫌與造訥同 荅曰驚甚何為出此言



也予以否德忝位累年得罪臣民致有此變無樂為君有  
覩面目直欲鑽地而入而不可得也大憲崔有源豈無意  
見爾等退而思之

立異啓

大憲崔有源執義金止男持平丁好寬等啓曰今此悖男  
之凶謀逆狀莫不腐心痛骨請以王法處殲者實為宗社  
大計也至 慈殿則豈人臣之所敢容議乎人臣事君之  
道納吾君於無過之地是為第一義臣等何敢容易發論  
虧損我 聖上無間之至孝乎今日席上有以母后為言  
者而不敢苟同 答曰卿等之意至矣但累日避嫌不得

推鞠可謂知討逆之義乎勿辭

時大憲崔有源來見李恒福恒福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有源素敬恒福乃定議與李止男金止完戴於造訶其不  
即廢母后恒福之力也

時爾瞻等喉三司交章請殺璣且言三公宜率百官庭請  
政府獨不肯羣小怙然不已禍且不測有二宰臣夜造李  
恒福以禍福誘脅恒福不為動子侄涕泣願為百口之地  
恒福毅然曰我受先朝厚恩位至台鼎今老且死豈忍撓  
志負君自隲名義

一日主八更衣大憲宋淳大諫李冲揚言於殿上曰廷議



皆以大臣不即伏閣為非不敢不告李恒福出外李德馨亦隨而退問曰廷議如此禍將先及大臣子將如何恒福曰吾之意在戊申之議矣德馨曰然則死乎恒福曰禮云內亂不與焉我何必為永昌死也德馨曰然則何居恒福曰子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令出置闕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何三司之議必罄于甸人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德馨笑曰吾意也明日百官伏閣大臣以出置請主不聽居數日甬瞻抗言于大臣曰朝議方欲致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百僚所以為宗社意也辭極侵軼德馨笑曰已領矣及草啓持前議不變翌日甬瞻補病不來曰不可與大臣

苟同德馨聞之笑曰不來耶人各有見任自為之二十九日廢永昌大君璣為庶人 合啓左議政李恒福誤薦鄭浹罪請罷持平李聖求獨以為李恒福不宜論啓避嫌

### 金悌男賜死傳旨

六月初一日傳曰逆魁金悌男首倡謀逆之狀狼藉於諸賊之招敢與羊甲等表裏相應合為一身陰謀秘計鬼神莫測斷以春秋之大義人人得以誅之無將著於春秋不道嚴於漢法况乎為賊首倡者乎始乃生心於戊申幸釁於直哉蓄謀積累潛圖不軌陰結孽產之無賴募集武夫



之不逞誑誘以先王之密旨憑藉以大妃之權勢稽稔蕭牆寢在朝夕鞫問在法當然投鼠忌器予不忍拷掠廷論亦嚴賜死以荅公議云云

時悌男三子皆被禍子婦鄭氏獨與二子免而度不能全一日宣言其子天錫暴死設哀棺斂送葬先山天錫即易服變形竄匿緇徒中轉轅山谷十二年而得全

初悌男被誣逮繫光海擬以極刑李德馨李恒福心悶其寃而不能救李貴移書李德馨曰裕及國舅若慈殿何不救延興之死雖欲遏廢論無及矣德馨荅曰事勢不便何貴又以書爭之曰自古弑父與君皆出於事勢之不便

德馨歎息而不能從

### 告訃獻議

時金悌男賜死禮曹當告訃於大妃判書李廷龜呈病不出叅議柳瀟以為死於王法不當告訃叅判吳百齡以為不可不告訃往見李德馨曰宜即告訃奈時議之力沮德馨執手流涕曰君言是也以議大臣之意速為入啓領議政李德馨獻議曰悌男雖得罪宗社而慈殿之天倫唯當自盡而已有司告訃而進喪服進素膳朝廷一番問安似合變禮蓋春秋子無讎母之義先儒定論又有子無絕母之道今日處變不出於此云云傳曰悌男既以逆死



大妃喪服似有降等且末端之云是何贅語予甚驚怪

金應璧誣告咀呪

鞫囚金應璧大君房宮奴也辭連於女巫高祥遂成咀呪之獄應璧招以承 大妃命往穆陵成陵皆埋生貓於陵上云乃命贅成朴弘者禮曹判書李廷龜等押應璧往掘之應璧受重刑血肉淋漓匍匐而指屏風石前曰掘此三尺吾肝手埋生貓在焉穿過五尺而不見埋貓又往成陵應璧不知成陵在何方一行皆罪應璧虛妄應璧遂垂頭叩心曰欲延晷刻之命今定死矣因絕食到成陵洞口而斃不得掘視

請斬訛造偉卿疏

十九日時獄事日意外間傳言將廢母后訛造等首發是論於是東學儒生趙慶起李安真權洽鄭復亨沈之漢具枋盧元範李元忠等請斬訛造偉卿等疏曰推戴之秘計擁立之凶謀指摘於議則宗社之禍臣民之大讎也 殿下雖以天倫之重同氣之親其於王法不得出入者也至於慈殿非議之慈殿乃殿下之慈殿也則不可以議之故而有所輕議於其間也李偉卿首倡陳疏醜詆母后訛造之徒誣引經傳或比於哀姜先王之嘉禮可謂亂人倫之始者耶慈殿之過失亦有哀姜之惡歟或比閻后之遷離



宮闈后之失雖不一而足孫程之弄權既非君子之自處  
廢立之舉又非濟陰之與知則敢以為證於當代耶設令  
三賊之說皆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故為尊親  
者諱者春秋之義則不當向殿下而倡慈殿之失也然則其  
曰顯有當絕之惡者何所指也其曰母子之道絕矣者  
何所取也其曰可以國母待之欺者何所見也三賊之於  
先王豈無恩遇者今日之負先王者必他日之負殿下也  
彼大臣及三司政院之官皆先王殊遇之臣也所當圖報  
於殿下之朝忘先王之眷遇徇三賊之兇悖使天討不行  
於有罪凶喘假息於兩間萬代之後使殿下為何如主也

彼偉卿訛造等不惟殿下之罪人實萬代綱常之罪人也  
臣等故曰不斬鄭造等三賊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哉 荅曰鄭造尹訛雖有  
過激之言爾等何敢以請斬為言朝廷自有處置勿復妄言  
獻納柳活啓曰頃見趙慶起疏槩又伏見慶起太學通文  
曰鄭造等倡和悖論動撓 慈殿陷君父於不測之地此  
萬古綱常之賊也云臣之姓名雖不在其中彼既以倡和  
為言臣待罪䟽下將為引咎而及見鄭造等啓草則其間  
措語雖果未安結末之語則各處兩宮四字而止未知慶  
起等以各處為綱常不測之罪也耶臣於肅謝翌日即以



悌男罪狀簡通同僚而悌男之徒忌之以七臣保護之事首發於完席而七臣之類離之黃慎之接置賊贓不是尋常之罪故力請拿鞫而與慎者痛疾之徐渚之緊出賊口不可置而不論故請以遠竄而護渚者中傷之終至於李恒福之論劾兩司相縉訖斥以臣為朝議之罪人今此儒疏之斥臣亦無非慈數者之故云云

偉卿疏後館學儒生齊憤大會泮宮將二十人舉名削籍通文八方仍上疏請罪偉卿進士李安真為疏頭掌議鄭復亨權諗

李安真疏略曰璣之孩童雖無知識既為凶逆奇貨宗社之

樞本則王法之所必誅也至於慈殿於殿下有母子之恩於臣民有君臣之義則慈殿雖有過失而非殿下之所當絕臣子之所可議頃者李偉卿等倡之於前鄭造尹訥和之於後直斥慈殿誣引經傳云云

### 藝文館一會

藝文館中學一會事通文三館逐日知會而無一員來到七月十一日千秋望闕禮百官齊會檢閱嚴惺曰今日四館官負必多指闕何必會於中學然後議事哉即進承文院則博士尹烜副正字權鏞已先到矣即令下吏催會成均學諭羅茂春校書著作金相潤次第而進四館備員方為



序坐設論之際適有一善尉翁主訃音將停望闕禮校博  
韓王自外送人致語曰一會未知某事而但今日當有停  
朝市不必今日為之何如惺曰未捧甘結之前雖刑殺坐起  
不應徑罷况此一會乎已為齊會今難罷出速為入來  
王又送人請罷惺曰不來叅則已不須設如此無據之言  
壞事即令扯曳來使而黜之五負序坐惺曰李偉卿疏辭  
凶悖館學削籍已久而四館尚寥寥不亦寒心乎欲施停  
罰云云炴曰此輩尚不停舉乎惺曰一會出文已逾半月四  
館下人逐日待候於中學無一負來到矣今此難得之機  
豈可料未下之停朝而徑罷既坐之一會乎鏞曰停舉之

後於削籍已極可恥翰林之論正合吾意茂春笑而荅曰  
惟諸議之是從何敢有異同相潤獨曰諸議誠然但今日  
當停朝市後日尚存何必強為於今日左右同聲責之鏞命  
取偉卿疏於政院看畢曰疏辭凶慘沐浴之討不可少緩  
朝廷有人當鞫問之不暇停舉之尚今遲延吾輩之罪也  
遂圍坐定議鏞曰設論之負當出題目惺曰館儒削籍以  
首倡凶謀為目此則未安渠等既舉 慈殿又摘武后為  
證今宜直舉其事曰廢國母左右曰然惺曰但鄭造柳活  
之徒皆以為廢字吾等之所不言為時論之一大諱云今  
不必先舉廢字以招時輩執言改以動撓則善矣鏞即書



偉卿等二十人姓名次書罪目曰動撓國母罪犯綱常各  
着押而罷趙濟仁上疏云臣不叅疏而勒書臣名云云  
十三日親鞫時副應教韓續男校理李昌後等俱上疏畧  
臣之子韓晳韓暉韓昉李尚恒等叅於李偉卿討逆疏李  
安真等目之以凶議舉名削籍通文八方今者檢閱嚴惺  
又將二十人沒數停舉至以動撓國母罪闕綱常為目子  
既得罪父何敢抗顏從仕云云呈政院承旨史官聚首相  
看失色皆以為禍且不測主見兩疏置之坐右惺方入侍  
榻前離席啓曰頃者李偉卿疏有不忍聞不忍言之語儒  
生削籍閱月四館寂無舉論物議皆以為非茲於本月十

一日四館一會并為停舉蓋從公論今見韓續男李昌後  
等疏獨舉臣名者必以臣為主張發論故也咫尺秉筆之  
地被人詆斥請退主良久荅曰勿辭 李德馨沈喜壽退  
坐歇廳招惺謂曰即者榻前啓達極其明白而但辭氣之  
間未免不平上察天顏則多有不豫之色實為君危之惺  
曰憤慨之極自致不平禍福之來有不可念兩相相顧默  
然主酉時還出乃厲聲曰檢閱嚴惺不合秉筆之任適差  
政院啓曰待史官之道不應若是請還收荅曰予以人主  
不能處置一史官乎政院勿為護黨之語  
十四日傳曰予以涼德忝位累年謁誠盡心以事大妃不



幸咀呪之慘遍滿宮庭大逆之變悌男為首而不過賜死  
豈無其意而然哉頃者鄭造尹訥等徒激憤慨因念事體  
輕發言之大闕鬧端以致朝廷遂為爭鬪之場其流之弊  
至於停舉儒生討逆不嚴極為可駭鄭復亨柳淦李安真  
等通文諸道號召知會將欲何為漸不可長况前檢閱嚴  
惺知有私黨不知有君上擅停士子畧無忌憚其事可駭  
其又不吉所當嚴鞠定罪姑先削黜鄭復亨等三人削儒  
籍禁錮門外黜送鄭造尹訥削職

於是兩司俱發請並削尹烜權鑊羅茂春金相潤三啓乃允  
命招四館李偉卿等解停皆補不進韓玉池椿即日解停

嚴惺被黜羅茂春上疏請與同罪曰頃日李偉卿鄭造尹  
訥等倡起賊倫之論敢向君父輕斥慈殿嗚呼惜矣慈殿  
非穢之母乃殿下之母也慈殿雖與知逆謀春秋子無離  
母之道宋哲宗當章蔡之謀廢太后也帝抵其奏於地曰  
不欲朕八英宗廟庭帝之不惑如是嗟呼今日之肉食廊  
廟行呼唱於道路者孰非先王之臣子乎臣與嚴惺同事  
而惺則方被嚴譴臣獨免焉臣不以獨免為幸以不與為  
恥云云政院遷出給於是兩司發啓削茂春等爵

永昌大君璣江華園置

二十一日賓廳三啓請議按律答曰百僚曠職論執至此



無非以予不德致勞羣下不勝未安勉依所啓遂幽璣于  
江華園籬安置

時拿出之宮人被髮哭辭於大妃而去一出宮門無復有  
還者每日如是宮中昂沸莫保朝夕大妃左右殆無侍衛  
之人璣雖幼穉默察而知之不離膝下故主遂生劫奪之  
計七月二十一日主使健婦十輩突入大妃殿劫奪璣而  
去大妃跣足下堂追之不及仍仆於地昏絕移時

右相鄭仁弘上劄陳先除七臣以折永昌羽翼荅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深用嘉歎予雖昏弱知其與謀豈饒貴近  
惧有橫罹之患未免不經之失致卿之惑宜矣

領相李德馨欲上疏極陳璣事而恐禍延老父趨趨不決  
常以朝衣拭泣父知之曰汝位極人臣死生休戚所當與  
國同之何乃有懷舍默辜負平日忠愛之志乎德馨於是  
拜哭相訣遂上劄曰臣當今日無前之憂每承聖上疚懷  
之教肝膽如割寢食俱失璣未離襁褓已為禍本逆肆永  
慶之伏辜皆以為推璣為則璣之為凶逆之奇貨者其所  
從來者漸矣璣死則梧根絕而國家寧璣不死則人心疑  
而朝廷危凡有知識皆欲速處在朝諸宰誰無是虞但雖  
預知逆謀年未滿十不得刑法者王者之所謹守者除去  
禍根豈無其便臣與諸宰不敢苟同惟有死也仍念逆肆



之變幸賴殿下曲為全息嚴萬之來查決得辨釋及臣到  
廣寧誣說傳播有不忍聞嚴萬回報始得實情誣說自破  
而聖德益昌今又廣寧委官朝暮若出於遠左意外訛傳  
亦所深念云 荅曰今見劄辭知卿憂國之誠出於常情  
之外深用感惕執法全息之議并行不悖卿之意見然矣  
但至於以璣比論於戊申之事則不可也其時差官查質  
之舉實前古所無之變慚痛何言目令人心薄惡春秋之  
義知者誰乎

九月十九日副學李惺應教韓績男李溟校理朴昂吉李  
昌後劄曰領議政李德馨身為首相當主辱臣死之日不  
肯倡義按法討賊而張皇邪說上以脅制君父下以熒惑  
一世其中所存固不可測也嚴萬查質之辱亦由於大臣  
之不忠大臣明大義討逆賊當如青天白日人得以見之  
乃曰除去禍根豈無其便者果何策耶當此義理不明邪  
說肆行之日樂禍之輩賊心之孽挾璣而謀亂安保其必  
無也 命削奪官職

十月前領相李德馨卒傳曰聞之驚悼復官爵吊祭禮葬  
依式兩司啓請還收復爵之命不允號漢陰三十一典文  
三十八登庸白沙誌其墓曰嘗僨日本之聘日本服其德  
嘗從天朝之軍天朝高其才以其出處占國之污隆其推



賢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為似宋璟尊儒  
樂善似留正不立私黨似司馬光

初李恒福謂李德馨曰吾屬得死所矣今時人所持以冒  
上亦所以脅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吾亦曰義理  
不明二曰討賊不嚴吾亦曰討賊不嚴三曰庇護逆黨吾  
亦曰庇護逆黨但由言者異耳今臣而廢君之母真逆臣  
也前日為永昌死則傷勇今日為母后不死則傷義忍使  
吾君為造與訥之蔽也而負累於天下哉德馨曰吾二人  
同進先以極陳誠孝慰安慈殿之意反復陳啓曰言臺諫  
不道之狀悉力擊破之可也恒福曰不可吾等啓辭未半

天威震雷或臺諫狙擊勢難畢說臺諫誣引春秋眩惑上  
聽此事必詢大臣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數日搆思令  
具腹藁或因獻議或進一劄曰及永昌不可加誅之意可  
也德馨曰試具草示我恒福歸第不脫朝衣瞻視不語子  
弟請故恒福長吁曰三綱滅矣能為國乎我義不忍坐視  
當捨死盡言期昇尸歸耳翌日恒福詣闕德馨附耳言曰  
此事何能忍待數日我心如焚今日八啓如何恒福曰不  
可曰以搆草示之德馨甚喜越二日兩司以誤薦鄭決先  
劾李恒福去國疏不果上二公各從其志而終亦不失於  
義者然殺永昌為廢母之本當時處義當以漢陰為正



僧獄

十二月京山僧解寧見吏曹判書趙挺呈以小紙云赤兒王子在於江都還入京城若有大監心念下令如何仍盡論薄待天親傷殘同氣之事挺即請對告之親鞠殺之解寧臨死吟詩曰無父無君昧大義誰知胸裡有偏仁滿朝肉食皆含舌可惜敢言獨殺身

救永昌疏

甲寅七年大司憲鄭述上疏曰昔周景王有賊臣倍括造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即景王之弟實不知倍括之欲立己未幾事敗尹言多劉救等五人共殺佞夫而孔子書之

曰天王殺其弟佞夫先儒謂佞夫之不與聞聖人蓋以無罪處之其原情按法之意豈不深切著明也哉今日之事偶然如有所彷彿焉者其稚昧不識則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廷論不已必欲奉命則又有甚於景王之莫之禁也其言若行使聖上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之講春秋之義者乎 殿下之竭誠致敬於慈殿乃一國臣民之所咸仰者而不幸凶變浸染邪意橫生使聖心瞿然不安臣甚痛焉深思古聖人烝烝之意而處之今日以舜之心為心毋變於前日之所事者為舜亦不越乎此也然臣何敢盡其言乎



前左尹郭再佑上疏曰大君何罪羣臣欲誅之意臣實未知也今日之不可用法於大君猶前日之不可全恩於逆肆也彼逆肆罪惡貫盈於平日逆謀昭著而難掩罪在王室不可不誅朝臣敢發全恩之說乎今大君年纔八歲必不知道謀之為何事豈有與知之理乎大君無一毫可殺之罪非但一國之人民知之天地鬼神亦必知之而朝廷乃開請誅之喙是誠何心大君之誅 慈殿必不能忍而自決則 殿下將何有辭於天下乎

### 殺永昌

二月江華府使鄭沆希光海旨鎖永昌於密室燒其炕煩

鬱氣塞緣壁而墜瓜甲盡裂焦爛而卒

### 鄭蘊安置

二月二十日副司直鄭蘊疏畧曰 殿下不幸值人倫之變未免假手於鹿悍之武夫其為聖德之累大矣濟王嬖退處藩邦為賊徒所擁黃袍加身約誓已成彌遠陰謀殺之可謂有寧社稷之功而時人寃其死後世非其甚真德秀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梁而奠生民之柱石也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國而無此中夏而夷裔其言之痛切如此者誠以嬖之跡雖然而心本無可疑故原情雪寃目請追封立後古之君子不計一時之利害惟論義理之當



否令璣一王子耳心跡與此懸殊只出賊口未嘗有擁立之跡蒙無知識亦安有謀逆之心 殿下深憐童子之無知仰體先王之遺教思所以保護而全安之百僚盈庭三司交章自去年迄今春凡幾日月而惻念難遏愈音終闕嗚呼殿下於璣豈不知終不相容然留時引日愈久而愈拒者豈不以逆賊之子猶有待年之事况於幼稚之弟豈令遽施刑章安置江都待其年滿觀其志行之如何而徐為之處亦未晚也推鞠諸臣經年八侍無一言將順其美三司多官善為雷同無一人愛君以德尤可痛者殿下待之以不死而鄭沆待之以死朝廷論之以其法而鄭

鄭沆迫之使死使

殿下不能如大舜之處義未免為漢

唐以下人君未盡合理之歸噫殺人者死國法甚嚴殺凡人無辜罪且罔赦况吾君同氣之親乎臣愚以為不斬鄭沆恐殿下無面目入於先王廟庭也生不相容者勢也死有贈典者情也宋太宗之於廷美真宗之於元佐恤孤追封此盛德事也宜命有司追封永昌之號葬以大君之禮上可慰先王在天之靈下可解萬民聽聞之惑臣之私憂過慮又有甚於此者 大妃雖或不慈於殿下殿下安得不盡孝於大妃乎况璣已死矣復何疑問之有哉誠願緘自今斥絕讒邪之言杜塞交構之路如有奸邪之



徒敢以不孝之語及於 大妃者即付有司論以重律  
殿下亦宜恭為子識不廢問安母怠視膳務得 慈殿之  
懽心重見母子之如初則豈不足以掩前愆而明新化乎  
鄭造尹訥丁好寬等首發廢妃殺弟之議以吾君至親為自  
己富貴之餌比如逐獸者擠人獨走冀得先殺之功噫為人  
臣子而是可忍耶臣愚以為 殿下欲全母子之恩亟取  
三人投諸四裔不與同中國然後邪說者不得作而三綱五常  
昭揭宇宙 疏八主大怒責罷捧八承旨 二十三日合  
啓鄭蘊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討削其勳爵極邊安置  
事 傳曰今者鄭蘊之疏無君不道之說極其狼藉而僅

僅以安置科罪其蔑君上護私黨甚矣

三月初三日以秘密傳教鄭蘊具格拿囚右相鄭昌衍劄  
曰穢身已死無他日可要之福討逆方嚴有目前必至之  
患蘊雖至愚其不為身上之利則明矣繩之以護逆鞫之  
以刑章則蟻命之溘盡固不足惜其為國家之不幸可勝  
言哉

初主將鞫問蘊領相音自獻曰鄭蘊不過狂妄無他罪不  
可鞫也原任大臣李元翼沈喜壽等亦以為不可罪主怒  
益激論以大逆又令館學上疏請罪大臣等持之不得鞫  
猶按問然後復繫之至七月復庭問蘊辭氣不亂忼慨愈



功命大靜安置 丁好寬見蘊疏深自恨曰吾為罪人矣  
日縱飲不食死

初蘊學於仁弘臨海獄抵書仁弘曰豈可使主上戕害同氣  
仁弘不悅及永昌出置又貽書於仁弘請救大君仁弘大  
以為愠蘊始貳於其徒貽書絕之

時仁弘子為便養作宰星山人粘詩于仁弘門扉曰千  
古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爾瞻拳丞相欺秦當萬死李  
由何事又三川輝遠即蘊表德也仁弘見之驚曰吾不得令  
終矣

前右議政韓應寅卒號百拙幹局兼人而言若不出口再

叅盟府而恂恂如寒素遭遇 宣廟專對天朝敷奏策應

動中機宜

分司嚴防

乙卯七年正月主移昌德宮仍留大妃於慶運宮設分司  
嚴加防守

頒教文

逆魁悌男初與永慶釀成戊申之禍及其兇計不遂陰結  
羊甲友英等搆亂於外潛通應希金蘭等作妖於內其大  
逆不道之狀難可悉舉姑以咀呪兇書二事言之予曾錄其  
現出咀呪物種及作妖日子以為備忘親鞠時下于賓



廳叅考諸賊之招則不無脗合其謀害兩宮兩殿之計極為  
克慘諸賊伏辜之後餘孽猶且肆毒金蘭義一等以簡  
札交通內外破字秘辭陰詭莫測至圖密訴於唐官以為  
逞凶嫁禍之地尤極痛心以此見之則咀咒之狀凶書之  
事各人所供敗露無餘崇等雖窮凶極惡謀危宗社至  
於此極而內人則予不忍盡律只賜其死其餘黨與置而  
不問反側之徒尚不自安遠外之人或未盡知是用略抄  
前後供辭誣告中外云云

李元翼付處

時詔造還入臺地撰出頒中外文語極凶悖兩宮各處朝  
野恟懼李元翼見頒教歎曰此事閔倫常宗戚老臣如我  
者敢懼一死得無一言乎乃搆短劄上之其畧曰臣數年  
以來癘病退伏未嘗一叅鞫廳推鞫首末外間說話全未  
得其詳昨年儒生請罪臺官之動撓大妃者竊聞朝議  
以為臺官只言別處之事實無動撓之意至於經筵之上  
亦不無此等話端臣始為而疑終然而止頃者該曹將頒  
教事收議臣意此事繫是推鞫間曲折非病伏之臣所能  
知故不敢有所立異今者流聞道路之間聚首汹汹以為  
因此將延及於大妃臣驚心墜膽不覺神魂飛越母雖  
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子之間名位至大倫紀至重聖



明之世安有此等事倘朝廷果無他議則臣之輕信塗聽  
先事強聒罪不可逭乞治臣妄言之罪以定國人之疑臣  
以先朝老臣忠不及於鄭蘊死未先於李德馨負國欺君  
罪合萬死云云 荅曰省劄深用驚痛不安于中不辟之  
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日則卿從何處得聞如此謊  
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宜直陳以對遣史官南溟羽問啓  
李元翼再啓昨年臺臣發端之後國人之疑惑久愈未已  
近年以來發端之人布在臺館而又將有頒教之舉臣心  
之大疑以此也道路之疑亦以此也臣之妄劄實出於臣  
心非專以道路之說而為之推諉一二外人而為自脫之

計庶賤且羞為之况臣嘗廁大臣之後不為此態也 荅  
曰不孝是何等罪惡而致疑於寡昧反信於塗聽何待予  
反不如路人乎卿有所聞而期死不言予有何得罪於卿  
而致此也卿之美名必沾於異日而予之惡名何時可洗  
乎供奉之禮有關耶朝謁之禮廢耶臺諫之中抑有封奏  
之事耶既無可疑而卿有疑余有所問而卿不荅心甚不  
寧廢寢食者數日卿其直陳無隱以釋予罪無專施德  
於外人且顧予一人咀呪凶書皆出於諸賊之指揮而無非  
官人之所為豈有干涉於 大妃乎義理不明邪論橫生  
徒知護逆不知君上或以此事為無實云故予欲頒教八



方便知情狀矣卿乃兩朝元老朝議無不與聞而反謂推  
鞫首末全未得其詳而有此疑况都下無識遠方踈賤之  
人乎此予之所以懼有此議而防之豈料大臣先疑為羣  
疑之首而擠余於不測之地教書之不得不須於此亦可  
見矣又遣史官問啟

李元翼三啟臣以宗戚舊臣與國家同休戚心有所懷敢  
陳妄劄伏承 聖批申諭丁寧 聖意昭如日星愚臣虛  
妄之罪萬死難贖鞫廳首末不出朝報病伏之臣何由得  
其詳妄意咀呪凶書跡連 大妃今有頒教之舉心不能  
無疑故有此云云今乃知 聖意只欲昭示諸賊官人之

罪狀初非干涉於 大妃臣之謬妄之罪萬死難贖父母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是古書中文字竊取泛論而不自  
覺其語犯 至尊罪死難贖前日陳劄非專以道路之說  
全不知 聖上處置曲折如此而妄有所疑遂有陳劄顛  
妄之罪臣自當之歸罪於一二外人而為自脫之計細人  
所不為臣嘗從大臣之後死豈敢為此也此非敢隱諱於  
君父事理然也 聖教至此直欲鑽地而八不可得 荅  
曰知道命招兩司下元翼前後劄啟仍傳曰予平日待完  
平甚厚而無故進劄不獨歸惡名於君上沽美名於異日  
一時臺諫侍從盡歸之罪網是為一網打盡之計賢相事



業果如是乎然此豈完平所為乎

於是兩司啟李元翼脅君沽名論南以恭指喉元翼元  
翼洪川付處以恭松木定配館學儒生洪茂績等三十五人鄭  
澤雷等四十人金孝誠等七人連章請討三賊伸元翼爾  
瞻喉其黨請洪茂績澤雷孝誠定配柳希奮疏救以恭其  
略曰臣忝在近屬眷渥隆洽見其當路爾有甚眼釘移怒  
所親先試於以恭次第鉏削已迫臣身臣與以恭情義相  
親輔車相依臣雖愚昧與禽獸異既見同志之酷被移乙  
之裕而頑然堅坐於烈焰之中俛首噤口恭俟焦爛不亦  
悶乎

仁弘圈承疏

先是鄭仁弘上劄引呂后出廟故事伸造劄等之論又以  
七臣為璣羽翼曰欲有遺命則進嗣王大臣明正發命  
如青天白日豈有闇然小札獨付之戚里之流又曰先治黨與  
羽毛凋落則稚弱之璣特圈中之一殞承語極悖逆爾瞻  
輩以仁弘之說為的聲勢益熾造劄收叙慶論稍稍復行  
爾瞻及造劄又畫策使李瀨上劄追戮金悌男以為慶  
黜之計李元翼自壬子以後闔門不出至是上疏請主盡  
孝慈殿語甚剴切主震怒至於付處

火砲



二月傳曰火砲匠二十名官員率領來初十日為始連二日大內東宮放砲事言于軍咒寺政院啓曰敬勝百邪邪不犯正聖德當陽自當消除砲聲未安只駭中外聽聞云云傳曰自內帑酌為之不須煩啓

### 慶運宮四面直宿

三月 傳曰移御後北門外 大妃殿近處牆外四面造設軍堡多定軍士嚴禁雜人且以昌德昌慶宮假衛將全數慶運宮四面直宿

### 慶運宮糾檢

五月命憲府執義以下輪回入直于慶運宮糾檢諸事諫

院啓請還叔以重臺體荅曰法官輪直糾察有意存為政院又啓其未安荅曰事出變例豈拘常規

### 分兵曹

六月憲府官員以直宿累避事王堂啓達傳曰慶運宮憲府入直間姑以兵曹實堂上摠府實堂上入直雜人嚴禁閉門晝夜譏察仍摠府啓兵曹多事實堂上不足於兩宮入直舍以有名望宰臣差分兵曹叅判叅議

### 趙漫下獄

幼學趙漫疏曰今之數 慈殿者一則曰母道已絕二則曰顯有當絕之惡夫對人子言父母之過雖於閭巷小民



有所不敢而乃敢肆然於吾君之前是以不敢待閭巷小  
民者待吾君不敬莫夫而罪不加身爵帶卒貫是故國言藉  
藉遂有李元翼之劄聖批云云於是人莫不以元翼為  
老妄而不復有疑於 殿下矣奈何移御以後西宮各處  
視膳久廢定省亦闕一念誠孝雖或未減於前而八方見  
聞不能無感於臣庶嗚呼 大妃乃殿下之慈母也寂寥  
舊宮與鬼為隣隔離天日三月于茲其憂危心事血泣形  
影先王之以 大妃托 殿下者必不欲如是而已乙夜  
之間 殿下之心亦豈無惻然者乎不奉 大妃於一宮而  
惟罪元翼以為防口之地是猶用湯而止沸也嗚呼九

重天閣深拱冕旒大小外間之議何以知之其為臣子者  
所當遑遑汲汲知無不言大臣無納誨之道三司有逢迎  
之心留時引月無一人語及將焉用彼大臣三司哉伏願  
殿下留心於母子之情無惑於姦邪之言奉養 慈殿  
如初則豈不足以掩前失而明新化哉 漫疏入六日主  
怒不下批漫待命於闕門外

傳曰自祖宗朝 慈殿各處別宮之時非一而况今 大  
妃供奉扈衛無異前日宮中亦無鬼邪之變則爾所云云  
者何意爾敢幸朝廷之無人冒上凶疏侮慢君父乎必有  
指喉叵姦上天下臨其直以對



漫入政院立庭下奮筆書對曰臣生晚世何知祖宗朝舊  
例子兒童走卒皆以為 聖上移御以避鬼邪而 大紀  
獨不避臣等爰君之誠只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已豈  
可聽人指喉自犯雷霆之威哉天日在上臣不敢欺此心  
况可以欺聖明乎此外無所言只俟鈇鉞而已 傳曰所  
答未詳更問以啟漫又對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而定省  
之闕亦有舊例子鬼邪之變則火砲二十柄連夜放火未  
知為何事也漫時年二十四

於是大憲李覺大諫柳寅吉等啓請拿問以七月五日下午  
吏 傳曰此非本府尋常推問之事三省交坐嚴鞫得指

喉者委官竒自獻判義禁朴承宗互相推諉終不開坐越  
四年戊午十二月始鞫供曰如非病風之人豈可聽人指  
喉自陷於不測之禍哉受刑仍繫獄明年己未五月竄南  
海加柙櫛

申景禧獄

綾昌君

七月平陵君申景禧上䟽言益山人蘓鳴國凶悖本末傳  
曰平陵䟽中人蘓鳴國令禁府依鄭復亨等例禁錮出送  
使不得接跡都下禁府啓蘓鳴國罪惡極重三省推鞫何  
如啓依允 時鳴國以居鄉悖惡居館凶邪本郡士子聯  
名告兩司合啓請罪下義禁府鞫之



蘇鳴國粗解文字陰險無比密結時輩隨其好惡而上疏鼓其聲勢人畏如鬼蜮時甫瞻與許筠申景禧同事而陽合陰忌有欲圖景禧之意鳴國知之乃於獄中上密疏曰申景禧與掌令尹趙正言楊時晉潛謀不軌推戴綾昌君又曰申景禧言塞門洞宮有王氣而信城夫人女中男子綾昌不學能文且善弓馬其族又有名武二三人云云臣知其端倪故先除臣欲滅口云 塞門洞宮即元宗潛邸景禧即元宗具妣表從故也綾昌乃元宗第三子賊之為謀非特為一景禧而設將赤一門

綾昌君及申景禧下獄尹趙楊時晉辭連鄭經世李溟等并被逮而卒無驗李甫瞻出於景禧之招而命招榻前因勿問

申景禧欲死中求生獄中上變言尹珙尹瑄等與仁城君珙有陰謀蓋仁城王子中有令望光海所深忌而仁城夫人即珙瑄之從妹也皆鞫亦卒無事

八月申景禧尹趙楊時晉杖死尹珙尹瑄等竄配辭連人鄭經世李溟等皆放送綾昌君安置于喬桐一日有人入來盡閉門窓積薪燒其炕綾昌知不免乃修書一封告訣父母密付土人高封生因以自剄時年十七

時仁廟手挈 宣廟御筆屏及他玩好親詣柳希奮韓續



男家泣請貸死續男受之而終不接待癸亥即遣信命搜還其屏仁廟覽之慟泣終日哀動左右綾昌素英達美風彩而枉死人以方漢光之伯外

柳希奮有愛妾乘時納賂仁廟為綾昌圖其生傾家財以遺而猶不滿意希奮赴其妹夫趙國弼江亭之宴仁廟踵往求見希奮辭以醉國弼勸之不聽乃出迎謁曰文昌中酒不省事以杯盤進反正初朝臣有以希奮不助慶論欲活之者仁廟曰三昌之罪豈容異同希奮以此終不免云初仁廟欲為緩褔早往爾瞻家爾瞻日高未起閤者不許通刺任器之以布衣自外廊出見仁廟久獨坐問其故還入告爾瞻曰王孫在門不可慢侮始許入坐定遂及獄事爾瞻意落落器之在榜多所勸助仁廟心德之反正後器之之不死以此云

李顯門許國拿囚

閏八月生負許從善等疏略曰臣初一日焚香後掌議生負柳昌吉邢孝甲等方議討逆生負李顯門李泓李慶林進士柳淑權純慶十餘人亦在諸生之列許國八昌吉前大言曰汝能討賊乎昌吉曰永慶悌男賊蘊元翼茂績澤雷孝誠賊漫等我討之前後討逆非吾等事乎顯門曰先除景禧之黨然後可議討逆昌吉曰乃澤雷克疏中餘孽



慶林乃告廟賊宋騁妹夫安可以逆討逆乎顯門大倡曰  
汝等贊主上廢大妃失人心吾等救大妃收人心何者為  
逆乎在座七十餘人咸憤曰吾等今當討逆先去目前之  
賊乃削顯門等六人顯門之罪孝誠昌祿之凶亦未有甚於  
此請拿致嚴鞫

初四日幼學申尚淵疏請先治禁府曲庇逆類而次鞫李  
顯門許國等依律定罪以快神人 顯門及國拿囚

仁弘八對

九月初一日鄭仁弘為左議政上京八對主曰卿上來國  
家之福也予不德逆獄縑起日夜憂慮罔知攸濟仁弘曰

治獄不嚴故逆獄踵起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可以止逆主

曰何指而言耶仁弘曰若網漏吞舟則細瑣之徒日殺而

無益

吞舟指李元翼諸人

古人曰雖雷霆之威日日轟轟則人亦不

畏臣於君父之前不可進以刑獄之言一心殉國舉朝纔  
一二人而懷二心者十常八九使人君孤立於上豈不寒  
心哉主曰人心何以至此仁弘曰臣於戊申年間見護逆  
者多討逆者小衆心携二今為二黨只以排擊為事不  
以國事為念承旨金閔曰左相所奏討逆不嚴之說誠至論  
先朝鄭彥信以政丞干連逆賊不饒刑訊矣仁弘曰亂逆  
非匹夫所可為其勢力足以操權擅命者之所為閔曰昌



祿雖已正刑趙漫輩至今保存只在縲絏之中此亦治獄不嚴之致也仁弘曰此輩不須論元翼之論有甚矣主曰當令禁府處置閻曰趙漫年少似無知識必有指喚而囚久不問今雖鞫問必已彌縫矣上年盲人告變囚公忠道百餘人其時盲人下送本道辨白之際身死不能面質經年未放臣恐今年之早未必不由於此仁弘曰嗅御史海臨妾已為承服李雲祥之罪極大而不即正刑不下一杖止於定配此亦召天怒也顯門等在囚繫云此兩人可如昌祿正刑矣 主仍命便坐賜饌行爵賜阿多介一部貂皮暖帽

仁弘辭職劄曰 殿下問以亂逆之由臣以為 罪首惡之人李元翼 又誅顯門等然後亂逆息矣狂言歸虛何面目留城中云云

大司憲洪履祥卒號慕堂為人端方溫雅議論不偏立朝四十年未嘗涉於東西排擊與李恒福李德馨俱登公輔之選深於史學通鑑紙頭小註其所輯也

### 土木賄賂

丙辰八年正月白虹貫日 時主深惡塞門洞王氣之說奪定遠君家毀撤人家累百區營建慶德宮仁慶宮徵八路民結供材木葺八路僧軍赴役



時宮役疊剝民窮財盡惡詈朋與不得已使民買官銀綿  
鹽鐵之外家基石物亦皆許鬻金腰玉頂連續於道人  
為之謠曰金者王者銀耶石耶錦衣紬衣土耶木耶  
施文用壬辰天兵之迹而不還者也鄭仁弘以族妹妻之  
文用談風水占筮仁弘一動一靜皆咨之以卜吉凶遂進  
于主以為興土木之階

僧性智初以風水出入士夫家者山剋擇終乃為主所悅  
寵幸無比占一第于新闕近地畜沙彌方外遊髡出入無  
恒以為營造興役承旨韓孝仲見性智於闕中上疏極諫  
土木營建之弊妖僧妖巫出入宮中主大怒下嚴旨猶不

深罪未久復授承旨

時政歸外戚柳氏仁弘爾瞻之黨亦被寵用外而沈應龍  
金純等稱以調度使散出方外內而金尚宮任昭容倖門  
大開遠播京外鞠獄辭連被逮者不行賄賂不得脫官職  
除拜惟視銀貨多少閹帥守令之債授者到官倍輸剝膚  
椎髓民不聊生

自戊申以後大獄歲起人之起家拔跡者莫不由告爰由  
內通大則歃血盟壇為卿為相小則綰青帶紫得意橫行  
不由此道者莫不嶮崎淪落甚則得罪陷憲雖免於死率  
皆流放故嗜利無恥者攀附左腹罔有紀極至有雜菜尚



書沉菜政丞之語行于世蓋以雜菜沉菜進御而得幸也  
時內外除拜全用賄賂高下各有其價爾瞻務為掩飾不  
願八吏曹常帶禮判兼大提學暗布鷹犬如趙挺李挺元  
之類於銓曹指揮如奴隸及至趙挺以吏判丁憂不出其  
代使吏議挺元獨政三年至挺之免喪還授上自監兵水  
使下至權管察訪皆從直注擬落點則亦省內入銀貨之  
數以為取舍之地每於開政之日金尚宮執筆擅斷主亦  
不得自由六淑儀十昭媛瞰金之無聚首乞點得官者則  
各有蹊徑貸貨于市井微價于民結遂至成例或云金尚  
宮更衣入侍者

吏判價高難擬故與叅判俱闕獨叅議李挺元阿附凶黨  
締結宮掖獨政七八年富擬王公

以詔使將至國用蕩竭許竄謫人納銀自贖而令該曹列  
名取旨示將有取舍也於是竄謫家攀緣宮禁以圖之申  
欽徐洵朴東亮韓浚謙皆連姻王室故各行累百金得釋  
金時讓以為雖有重望必為士論見賤及反正申乃時人  
領首莫敢唾黃首秉東銓不久入相

天將趙都司來京師有詩曰清香旨酒千人血細功珍著  
萬姓膏燭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蓋譏光海之  
政亂人困云又曰海晏山平箕子城衛佗南粵樂昇平文



源都似漢詞賦武畧克詰周戎兵舞袖通霄搖月色歌逕邁  
日闔春風祝君寶曆縣千祀不思懷安永壘名

弘文館書吏金忠烈見金尚宮用事人心憤鬱上疏曰赫  
赫宗周廢如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尚宮滅之臣為  
殿下痛哭疏到政院議論不一終至斥退

其子寶  
昇武科

公祜聞見忠烈補  
解詩律自號玉壘

### 崔沂海州獄

丙辰五月初七日黃海監司尹調元狀啓海牧崔沂捕賊  
人不報監司徑自刑杖致斃罷黜於是兩司並發請拿鞫  
依允崔沂自現十一日庭鞫供曰海州居朴人一姓族投

狀請治其不孝之罪決杖之際納一函書奇俊格鄭昌衍  
父子密昌三父子文昌及柳希亮柳孝立朴健朴梓孫倜  
朴弘道李覺鄭文翼朴彛叙外方則尹調元奇允獻韓汝  
漫金時輔朴自疑洪遵皆在其中云云領相以下並席藁  
待命

時京外被逮不可勝紀首尾三朔火刑壓沙備盡陰刑無  
一人承服

李爾瞻與朴承宗柳希奮爭權相軋及南以恭被罪配海  
西欲因此謀奪柳朴之權使無賴人投書於海州牧使崔  
沂言以恭與承宗希奮爾瞻蓄異謀云爾瞻自書其名者



渠與以恭同事光海之所不信而欲圖人以示不出於渠也沂以為誣告杖殺其人爾瞻大怒遣宣傳官俞世曾托以烽燧摘奸密偵其獄事形止監司尹調元厚賂世曾而知之大懼咎沂徑殺告變人黜之爾瞻使臺諫請鞫沂沂死爾瞻論以逆人皆憤惋調元亦竄于邊癸亥雪沂寃贈其職 是時寃死者數百餘人

#### 追刑金悌男崔沂

時爾瞻盡逐先朝舊臣喉儒生李瀨上疏請追刑國舅為廢大妃之梯於是發延興尸肆諸市府夫人盧氏安置濟州崔沂亦追刑

#### 竄三臣

時廢母論復熾威左相鄭仁弘請除七臣於是兩司鄭造尹訥等合啓請竄申欽朴東亮韓浚謙付處

#### 尹善道疏論爾瞻

十一月儒生尹善道疏曰邇來股肱耳目喉舌之官論思風憲銓選之任無非爾瞻之腹心三司啓辭銓曹注擬殿下必以為出於三司銓曹而其實出於爾瞻科舉不公為近日不可諱之常談天威咫尺敢出預出之題字標相應試券為標爾瞻四子連占壯元以官爵籠絡搢紳以科第收拾儒生勢焰熏天舉世奔波靜言思之令人骨驚李



元翼李德馨沈喜壽一心殉國有闕宗社爾瞻並嗾三司相  
緹竄逐柳希奮朴承宗居家不約律已不嚴見爾瞻將危  
國家而曾不力言竭論以死爭之可謂麤庸懦怯然而若  
無大過其亦與國家同休戚者而爾瞻視以仇讎必欲中  
傷其意慘矣金悌男等為逆之狀昭不可掩天地神人之  
所共誅者李元翼輩誠非病風喪性之人何必曲護大逆  
而負聖上乎爾瞻以護逆二字為一巨網見有忠君愛國  
不與渠同惡者則便以此打之草野言事之人至於受刑  
後日雖有危亡立至之事誰肯捨生言之古之欲專執國  
柄者必先剪滅世臣公族及其才能功德出於己者然後

乃肆其志田恒趙高李林甫之事班班可考也爾瞻之黨  
日繁於下 殿下之勢日孤於上豈不岌岌然危哉然而  
無人為 殿下言之柳希奮朴承宗坐見君父之危而不  
救其忘君負國之罪大矣尚何望哉臣雖至愚豈不知言  
設禍隨洪茂績等略不指斥爾瞻而禦魃海外元以坤火  
陳科舉之不公而下獄臣之所言其禍可坐而下也臣有  
老父欲禁則恐負國家欲聽則憫子就死伏願惟置臣於  
重典無使延及老父云云

合啓畧曰無君父蔑王法護逆黨陷朝廷之罪父子惟均  
請尹唯幾尹善道并命絕塞安置傳曰尹唯幾放逐鄉里



尹善道穩城定配

龜川君䟽論爾瞻

丁巳九年正月龜川君晬錦山君誠胤等十九人䟽略曰  
害之不至於宗社危亾非臣等所敢言也至於是非得失  
有大關於宗社危亡則皆是國在與在國亾與亾之人安  
得坐見而畏禍舍嘿守禮判李爾瞻奸回邪毒偏愎巧詬  
廣植私黨屏黜忠良擅弄國柄勢燄熏天道路以目縱有  
忠良義士發憤慷慨而言發於口大禍立至徒死無益故  
至於父子兄弟同在一房之中言及於爾瞻則掩口揮手  
以滅族為戒草野臣尹善道慷慨抗章言人所不敢言之

事雖宋之胡銓何以加此政院先發三司緝起四學泮宮  
同聲相應未知今日之三司 殿下之三司乎爾瞻之三  
司乎國柄已歸於爾瞻據此可知王莽之倒持太阿也張  
禹孔光之徒上書頌莽諂佞成風古今一揆不可以贅譽  
之多盡謂公論

嚴批問指嗾龜川君獨入政院對曰豈聽人指嗾而陷身  
於不測乎近日大小言者無不被罪言路一塞國家危亾  
之禍迫在朝夕臣等若拿問則當盡未盡所懷 荅曰逆  
變屢起而卿等未嘗陳一䟽討一賊掇拾尹善道李炯等  
緒餘誣陷共安危之重臣卿等同休戚忘死生之義果如



是乎

初五日三司合啓曰以宗室中有才望締結失志之輩倡率同志試上一疏必欲先去討逆之臣次除三司抗論之人將欲何為宗社存亡士類死生迫在呼吸云云 又啓  
晬與誠胤絕島圍籬安置

善道疏論爾瞻之罪並論承宗希奮知而不言之罪善道連姻希奮家受其指嗾故為此言以掩其跡爾瞻之黨論其妄言竄之慶源金時讓謫在鍾城與善道有族分相與往來善道以直言被罪有自高之意時讓曰公疏捨大臣而獨斥承宗希奮不言之罪亦衰世之言也善道撫然李

克建亦以疏論爾瞻竄鍾城為人愚狂自誇與希奮相議陳䟽者蓋希奮權重一時欲令邊將守令畏其勢而厚待之也時讓偶然問曰公與善道相知乎克健曰年歲差池初不相識近曰相議陳䟽頗會于希奮家與之甚熟後時讓言於善道善道色慚不能答癸亥初儒生之疏竄謫者并超拜六品職任叔英曰善道受旨於希奮有金梯男謀逆國人共知之語免罪幸矣不可廢擢物議是之只拜金吾郎

龜川君順天安置錦山君海南遠竄龜川就道有詩曰為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陳章直欲扶宗社肯恨



今朝瘴海行癸亥反正寵加二資

三昌約和

時甬瞻為大北之魁承宗希奮為小北之魁自相攻擠李慶全調劑兩間欲令相和乃會于掌苑署相唱酬甬瞻詩曰不是尋春樂事忙只要相會話心腸梅花亦解吾人意先占天和送暗香承宗次曰十日相尋九日忙向來懷抱幾回腸梅寒竹瘦同清標盡醉芳樽內醞香希奮次曰憑君休道異閨忙但願彌堅鐵石腸李白桃紅都不管歲寒期保姓名香希奮謂甬瞻曰必去鄭造尹訥韓縉男然後和好可成甬瞻雖稱而持疑未果造訥縉男亦皆騷然不

安約竟不成 承宗子自與甬瞻婿也承宗初聞甬瞻有廢母意而未知虛實與之對語有烏止庭樹承宗曰彼雖微禽能知反哺甬瞻默然不答有飛蜂過前甬瞻曰此雖微虫能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視承宗知其意牢遂與之貳

西宮矢書

三月有人射矢投匿名書于慶運宮不道之言極其狼藉且有勒竒頌相竒自獻驅朴兵判朴承宗脅柳文昌柳希奮迎大妃舉大事之言主命招領相兵判議啓且令盡心討賊因命扈衛宮城慶運宮東墻外軍士二人拿囚領相劄乞退荅曰今此函檄似非告變之事而姦人所為



卿若詳知則何不直發其人而當此危急之日身為首相受國厚恩徒煩解職臨亂逃避而已乎

時筠射檄西宮將網打一世士類日以三清結義即金塗之所居洞也光海方且鞫問乃集兵衛闕金塗洪瑞鳳金尚憲張維趙希逸共待拿命首相奇自獻曰此姦人嫁禍之計必無他爭之不得明曉遂以匹馬出城直抵江陵山寺卧不起主不能獨運遣承旨李弘胄召之自獻在江陵上劄極陳矢書之變自有為之者意實指筠也主心亦稍解且朴承宗李爾瞻相軋欲發筠姦以及爾瞻揭榜城門懸圖賞募能告者有武人閔仁佶素與筠善知筠事甚細

乃上疏陳其狀事得寢

二月初二日司勇閔仁佶秘密上疏以兇檄許筠所為云於是行司直知事成佑吉府院君柳希奮司僕正柳忠立奉常主夫李再榮及第奇秀發活人署別坐李士星吏文學官李元亨并上秘密疏逐日來呈

初四日合啓閔仁佶密告之後相繼投疏有若相與爭辯者然請速為推鞫覈實處斷政院不顧事體既不請囚告寢之仁佶又捧援引自明之秘疏連續入啓極為非矣請該承旨罷職留中

慶論



時許筠既與竒自獻為敵謀益急凡聲罪大妃罔有紀極至謂璣非宣廟子取家人子養之宮中且與爾瞻號嘯諸無賴之人鄉曲丐兒日聚其門資衣食具儒巾服日進不道之疏李乾元韓輔吉等直斥大妃號為討賊自是筠開門設廳手自具疏增損為文日六七上又令館學生伏閣請廢筠徒金閭李荏元悰八幕謀事是時韓孝純以壘苑之年假尸氣餘魂奴顏於爾瞻之門得相職承望風旨苟蠅營人謂是夫必行大事

大司憲李覺大司諫尹訥副學鄭造直諫廢黜之論張喙向人以威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惴惴無色儒生散人亦逃避主以諸疏封下政府

### 廢論收議

領相竒自獻劄曰臣本無學識適會乏人備負政府臣若主張遠爾廢之國史記之曰某也擅廢之云則非但得罪於萬歲公議亦必為聖朝著矣前日臺諫只為各處之論亦未免削職今若有此事而日後或有請罪臣等此則雖聖慈必不得赦之况今領府事李恒福左相鄭仁弘在外前右相鄭昌衍杜門不出右相韓孝純呈病有日獨臣在京如此莫重莫大之事豈能獨自善處且癸丑年間諸大臣啓辭臣亦隨叅不可前後異議也頃年李元翼被譴三



司以為朝廷本無此心而元翼老悖妄言歸惡名於聖上故元翼雖庚子盡忠於殿下之人而猶且不免得罪以去中外皆言聖上有虞舜之行莫不欽仰以諸疏之意見之則臣既曾叅癸丑啓辭臣乃負罪之人忝叨相職今已四年極為未安見大學衍義張九齡當易樹時有不敢奉詔之語真德秀美之妄意欲効九齡嘗曰百官書臣字肅拜若易之則是教人以逆之意也臣之罪至此尤大諸疏汗漫雖不能詳記茲實無前之事驚惶罔措不知何以處之然後乃可以服人心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也以近日之所見言之推諉者非獨臣而已也若臣議虛妄雖加黜戮

亦所不辭諸大臣豈敢曰在家不知廣收庭議必有為國獻善策者今二十二日自夜達晝連有大雷之變當此六陰既極雷怒之聲如是勃勃移時大震則災異之甚近古所無臣未知將何以應云云 筠使儒生相縉投疏先去禍本次治首相容護逆首之罪羣議紛紜自獻不能沮遏倡發收議之論先上此劄

合啓畧竒自獻負通天罪惡而尚叨首揆之席敢倡不道之言熒惑羣聽沮遏大議甘心左袒竊懷反面其忘宗社負吾君之罪不可不依律定刑姑先絕島圍籬安置以快神人之憤



時領相竒自獻上劄後坐政府會百官收議議未竟三司論自獻忘君護逆之罪自獻遣吏見報而故坐收覽堂上以上收議歎曰廷臣若有數輩執正論者據此可以直陳羣情之不同冀回天心而如金尚容一隊亦不能抗義也耶宗戚儀賓與國同休戚之人亦阿時好矣遂肩輿而出竒自獻出江上後爾瞻筠闔等脅右相韓孝純因令上自宗班朝紳前啣下至醫譯庶類一並收議百官前啣並九百三十餘人宗室一百七十餘人行司直許筠左尹金闔等議曰謀害吾君即吾深讎而北面拜之痛誰甚焉草野血疏依此施行

大司憲李覺大司諫尹訥執義林健司諫南以俊議曰已盡於合司之論無容更議惟在廟堂稟處

行都承旨韓縉男右承旨李昌厚等議曰諸疏畢陳無餘折衷以行惟在廟堂 左副承旨金質幹右副承旨朴鼎吉同副承旨朴大珩等議曰明大義詹公論以安宗社區區之望兵曹叅議李偉卿議曰前在布衣已陳短疏雖遭洪茂績斷頭之請尚且輪困云云叅知鄭造議曰曾於癸丑妄陳各處之論蓋以西宮陰害潛圖極凶且恠實一國臣民之讎云云

判尹尹銑判書柳希發叅贊閔夢龍等議曰舉國公議豈



有他議云

禮曹判書李爾瞻議曰有臣子不共戴天之大義有聖上終始保全之私恩折衷諸䟽惟在廟堂

右叅贊李冲韓平君李慶全漢川君趙挺同知柳澗副護軍南瑾刑曹叅判趙國弼議事繫宗社惟在廟堂處置

判敦寧閔馨男議大臣之中不無林下讀書之人博考前史十分商確無使君父被議於百歲之後

兵曹判書朴承宗議往年申景禧供辭有必殺朴承宗等語幸賴聖明置而不問身雖得全秋毫皆上恩愚意宜以諸䟽下詢在外時任大臣而處之

判書朴弘考議廟堂大臣考往牒之事叅今日之為務盡處變之道俾無後日之議

判書徐洵議事繫宗社安危則為臣之義所當死生以之况如臣愚劣猥蒙聖恩為國之誠糜粉不辭但素無知識病廢已久唯在公卿廣議處之

判書金尚容李光庭張晚金塗鄭廣成李德洞李時敷等議莫重莫大之事惟在熟講善處 吏曹叅判柳夢寅議莫大處置何敢容喙嘗聞朝廷有相臣臺諫侍從酌古今之宜而處之

工曹判書李尚毅議人倫之變自古所難聖孝出天超越



百王欽仰聖德不敢容議廟堂博考前史熟講審處護  
軍閱聖徽審恩義之輕重盡處變之道廟堂處置得宜  
宗班仁城君珙等議亟定大計以嚴討逆

右議政韓孝純議朝議已定惟當裁處盡以處變

多不能  
盡記

不為獻議

判中樞李廷龜席藁私室恭俟嚴譴不敢偃然獻議漢陰  
君覩判敦寧朴安世病劇垂死不敢有議綾海君具寔同  
敦寧金克存疾病昏耗不得獻議 海嵩尉尹新之達城  
尉徐景霄錦陽尉朴瀕晉安尉柳頤一善尉金克鑽吉城  
尉權大曙武兼具宏申景瑗宣傳官申景沂司果柳琳柳

夢龍李景湖朴瑞李訥金應絨僉知李惟誠高敬民宣傳  
官柳坡主簿沈怡林英無識武夫不敢獻議

立異

時李恒福家食於東岡不預朝廷者已五載忽大雷憾字  
恒福愕然曰天其戒告之矣頃之樞府即來收議恒福方  
病扶起奮筆曰臣自八月初九日猝得中風令壘半歲尚  
在床褥瞻天望雲分死自決凡干公事勢難仰對此則國  
家大事餘命未絕何敢以病為辭默然而已乎誰為 殿  
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  
嘗欲殺舜浚井塗廩危逆極矣號泣懇慕而不見其有不



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秋之義子無離母之義况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間也今方以孝治國家一邦之內將有漸化之望此言矣為至於絰纊之下哉為今之道體舜之德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聞者為之髮豎或有泣下者郎吏錄公議至手戰不能下筆

司果鄭弘翼議曰古昔帝王遭人倫之變者無如虞舜而能盡處變之道者亦莫如舜當其囂母嬭禍欲害舜者百計而舜恭為子職而已馴致烝烝之美者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惟我聖上自在儲宮仁孝盡誠舉國臣民仰錫

類之至化而不幸遭值人倫之變羣臣佐下風者不能贊襄聖孝齊美舜帝而乃議此無前之事臣竊惑焉伏願聖明遠法虞舜克盡誠孝兩宮之間和氣藹然一國臣庶咸囿於仁孝之化而聖德光于萬世矣

軍器寺正金德誠引春秋及禮記伋妻白母之說草累百言及見李恒福收議歎曰吾所欲言者鰥城已盡之無足更贅且當國大臣畢陳而命焚之吾言有何益古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遂獻議曰臣之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同也

司勇李慎儀議曰今於莫重莫大至為難處之事如無察



人情天理而率爾行之則是大不容忍也其關係極重且大不可不慎也諺曰覆水難收破甑不補今若朝廷論議萬有一失則後雖悔之其能益乎大抵人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人心不順則天理亦不順伏願熟察天人之理快從其人情之悅服天理之當然則大舜乾坤復有今日矣惟我聖上體大舜之心而行大舜之道則神人之喜忭曷勝言喻孤踪蔭官一發此言固知當誅受釐兩朝天恩同極安敢括囊自保而辜負聖上哉非不知緘口則生掉舌則死國是紛紜不忍含默

司果權士恭議曰古之聖人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為聖者以其處之得其道者也所謂得其道者亦曰盡其天理之當然而不害於時中之宜也今日之事朝廷反覆商確參諸古今酌其輕重而處之務合於天理宜於人情無毫髮之未盡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後世同符於古聖人處變之道而不為後世徑情肆意之歸矣熟講而審處僉知吳允謙議曰今日處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也伏願廟堂求古聖人能盡處變之道者而為法使聖孝益大聖德益隆

前兵使吳定邦議曰臣武夫只讀史略初卷彙彙又不格



姦一句仰望於聖上云云聞者壯之

清白堂記事曰仁城君茂林君及甬瞻夢龍趙挺宋錫慶任充尹銑等數十人主廢黜之論金權鄭弘翼金德誠李慎儀權士恭執正論義昌君鄭昌衍李廷龜尹昉閉門不出申翊聖亦以病不獻議如李光庭權盼等平居大言者舉皆回互依阿推諉不直識者尤恥之柳根知事將叢托以省墳卧視山不起而光庭沐浴出去蒼黃馳還竟叢庭議物論唾鄙之

時右尹金閔勸設坊民大將李時言調聚軍兵一時投疏上以示衆於主瞞以舉國不謀同辭下以示威於朝臣承其風旨無敢異議者坊民耆老稍稍亡去閔囚其妻孥而或有賣宅遠遁者

自是以後朝官儒生防民樂師別武士三醫司書吏旗牌官盡負各色人等連日四五疏

初九日前後收議封下三司合啓伏見李恒福鄭弘翼等收議引虞舜處變之道為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也若以今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罷母禍止一身舜之恭為子職者舜之所以為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托也不幸遭變則禍及宗社臣民帝王處變之道不可與匹夫同也恒福等不及於廟堂之所問敢



以脅勒之言有若獻議於聖上者然其實難測也所謂伋妻白母之說尤極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乎金德誠以恒福弘翼一也為議其心同則其罪不可貳之請並絕島園籬安置荅曰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德誠依啓

傳曰獻議中或有全息之說或有掠美之言或有稱病者或有模糊者或有推諉者此輩不可盡治故只治自獻付處恒福削黜亦出於重公論也不須加律

十八日合啓竒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禁府定配當於絕塞而乃敢曲循私情不有國法皆以內地擇便定配

請堂上即廳並罷職四凶移配絕塞依啓於是又改以竒自獻朔州李恒福昌城鄭弘翼鍾城金德誠穩城

時筠喉人上疏以昌朔密近中朝不能無濬通禍機之患請移止邊恒福凡六易地得止青

恒福臨行謂餞客曰明年八月當復還來其時相見不相知也李好閔諸人來別山壇一坐垂涕好閔贈詩曰此地年年送客歸山壇舉酒祭江蘿吾行最晚當何處無復故人來別離恒福和曰雲月蕭蕭晝晦微此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祇恐令威去不歸過忘憂嶺詩曰擗風難透鐵心肝不怕西関萬疊山歇馬震巖千丈嶺夕陽回



望穆陵寒登鐵嶺作歌辭流入禁中主游宴後庭酒酣聞  
此曲問誰所作宮人以實對主愀然不樂因泣下罷酒  
判書黃慎卒于謫所號秋浦師事牛溪天資端重器宇剛  
方申欽每言人傑風流無出白沙忠繫政事無出秋浦

奇俊格疏討許筠

十二月禮曹佐郎奇俊格疏曰國家不幸逆變縉起其中  
逆賊根柢實是許筠而尚保軀命臣竊痛心己酉冬往筠  
家則曰永昌先王愛子每欲立之而為汝父沮云辛亥冬  
又曰延興使吾請婚沈挺世之女子尹守謙延興以守謙曾  
得都監軍士之心故欲結婚而行大事而屍曳出立大君

君而大妃垂簾也臣驚問兩屍誰也曰上及東宮也又曰  
因延興得聞宮中事則上有如此如此事蓋不忍聞者也  
今則延興及其事成之後吾盡握兵權而臨時使武士并  
殺延興使吾之權無上而挾大妃令一國使他人不敢喘  
息方是時方見高手段仍奏聞陳列上有如此如此口不  
忍道之言而且非嫡子已廢之而立嫡子璣云則不過用  
銀萬兩事順云云於癸丑秋問曰前何言使大妃垂簾立  
璣而今何言廢也筠曰汝年少何知末路之人矢落立貫  
革涉世無患云蓋筠不輕淺臣必不得聞今則渠亦悔之  
必欲滅口而後已乘機構梧無所不至筠又曰吾若當權



而大妃聽政則吾私為審食其亦非難事當為院相從中  
決一國事云矣筠之無賴悖戾凶惡之罪擢髮難數而今  
則大論已定雖無如筠凶賊之叅贊亦可以辦事願覆筠  
謀危欲立永昌及扶儀而垂簾之罪

左叅贊許筠疏曰臣自外還家黑暗中有壯丁伏於籬下  
將動手之際馬後奴子覺之叫曰有賊賊逃出聚里人搜  
覓得之初補文昌家奴次補政丞宅奴固問何政丞則不  
答昨送捕廳昨日一善尉婢請其放送又補毛衣匠出入  
於文昌家者云臣謂我獨當大論仇人疾之欲行李師道  
害衰度之事豈可聽人嗾而放之哉大將等推諉至今不

為鞫問其盤結權貴有所欲為之狀據此可知臣以孤根  
弱植力主去禍根之論異議者欲殺臣久矣今日竒家之  
惡嗾呈凶疏而李覺乃臣素不相善者頃日所啓自撰謀  
危君父四字加於臣身筠謂俊格之疏未下覺何以預知  
而遽加不測之名乎大槩自獻之必欲殺臣者乃欲滅口  
也癸丑初西宮凶逆之狀已著臣謂竒曰此臣子不共戴  
天讐也豈可容置極尊之位以滅人紀哉竒曰無為此言  
金梯男昏弱豈能為非常之謀宮中咀呪安知非宮人自  
為而嫁禍於大妃殿乎况友英之招無他言而羊甲怒其  
橫死於應犀之計欲貽亂於國家故為此凶說也渠輩雖



欲為逆孰肯從之萬世之後正論若起則為今日此事者  
雖在子孫豈可舉顏乎吾之外祖林百齡也令人道乙巳  
之事令我面赤君勿為此議也俊格之疏臣不得知俊格  
受學於臣訓誨之外與年稚之人談及時事猶且不為况  
此凶疏云云不測之說乎渠若聽之則何不早告而發於  
渠父獲罪之日乎請與奇自獻李煒等下獄辨明云云  
合啓奇俊格以許筠謀危君上上章告變實有其事則筠  
為大逆搆捏誣告則俊格亦為大逆既是逆也則討逆之  
舉不可一刻緩之也俊格之疏再上許筠亦以呈疏自訟  
而鞫問之命尚此稽遲俊格之疏實出於自獻之所教請

奇自獻俊格許筠並命嚴鞫得情以洩神人之憤答曰徐  
當發啓

合啓 慶大妃

戊午十年正月初一日合啓國家不幸變生肘腋巫蠱咀  
呪狼藉於宮闈外應逆謀昭著於逆招其謀立已出圖害  
聖躬之狀明若觀火至於厥勝裕陵行逆節次現出於東  
亮之招得罪宗社實臣民之所共討而是非不明義理晦  
塞角立邪說眩惑人聽人情如水土心若灰若不早定至  
計不測之禍可立待也請依崔光弼等之疏即速舉行以  
安宗社



館通數 大妃十罪

館掌議河仁俊等八道通文曰嗚呼西宮罪惡言之慘然  
崇信妖巫要呪懿仁埋骹陵上辱及泉下書諱肉片散飼  
烏鳶罪一也欲貴子璣謀行壓勝孤骨木人布瘞宮中  
潛引凶讐誦讀妖經罪二也先王違豫之日外結永慶弘老  
聲勢相依陰與逆肆締結欲傳神器待璣長成而殺之罪  
三也密教悌男團東大君房千餘名潛行部署以待緩急  
之用罪四也菜庵仁弘議永慶之疏入敢生姦心欲乘機  
易樹泣勸先王屢下嚴教罪五也先王賓天矯為遺命托  
璣於諸宰臣罪六也聖上臨御之後巫祝咀呪累歲不輟

罪七也教誘悌男令結孽孽連交武士乘釁謀國罪八也  
做出不測之言搆捏聖上宣言於其族至今逆豎撲入凶  
擻之中罪九也多出帑金厚資羊甲使入倭中結為外援  
立璣之後欲背上國罪十也推此十罪武后之惡無以加  
此伏願同聲相應倡義陳疏以安宗社云云

慶論既發之後中外大震孝純傳佗問計於仁弘其言詭  
秘不明指在廢削之間孝純曰俟爾瞻意廷請日期屢易  
進退戊午正月初三日晡百官奔波詣闕行路失色自諸  
疏起後士夫莫不慷慨憤惋或有張膽奮腕者到此靡然  
從之從之者多故反攻不從者曰吾能達權不從遇禍灾



者妄矣

廷會之令初不出相臣而右叅贊柳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吏出令右相孝純不知所出趨躡以來壁躉如老狗狀

庭啓數 大妃十罪

初四日地震右相韓孝純率百官啓曰惟此西宮蓄禍釀亂古今未有茲揚十罪以陳梗槩逆璣初生令永慶亟陳賀禮以探人心又教凶卜禰譽極貴日誦妖經以祈大福罪一也先王違豫謀立己出締結柳賊諂書潛通防塞傳攝罪二也草野大賢盡忠抗疏欲乘其機敢圖易樹泣勸先王屢下嚴旨未封等語大駭羣聽罪三也詐禰末命托

璣七凶同心保護冀其長成謀奪大位罪四也密引悌男多結凶徒團束官奴積峙糧器且使孽豎欲因夜操乘釁作亂罪五也設祭宮中反手攢指觸犯聖躬盲巫咀呪無所不為十六各種必欲售計罪六也歷勝先后穿掘陵寢罪七也耕俊撰檄其語不測宮牆納矢其書極慘皆由做出傳播外間凶逆藉口罪八也黑門通書應祥被捉枕中破字義一納招使詐唐官挑禍上國罪九也多出金帛厚賄羊甲入送倭中又令友英潛通老酋欲假其勢圖立幼稚敢拒天朝罪十也武后之罪比斯猶小趙后滅嗣方此不甚失一國母臨之道有臣子不共戴天之義唐廟數罪



雖不可行漢家廢黜合從寬典云云 荅曰予以不德賦命竒險戊申癸丑之變皆出於天倫此豈常情所可忍道而蓋緣宗社為重勉從廷臣之請腐心痛懷與日月俱深何圖今日又聞此論天乎天乎予有何罪過而降罰之酷一至此極寧欲脫屣人間掉臂長往遵海以處以終餘年孝純就廷以仁弘之書為斷案遂以廢削二字為目名列卿進前各書可否字在位惶怖失措閭賊出位大呼曰此事何可問也有不從者則從不從者議耶孝純不敢問默默垂首而已廷中紛拏將有潰出之形夜已四鼓下矣爾瞻厲聲曰此國之大事有依違者非人臣也爾瞻搆啓草

直以廢黜為辭柳希奮大言曰凡廷請例從首揆之議某庵既以去朝謁罷分司為議則只可以此為辭如以此議為不可當須先罪領相後改其辭可也兩論相爭至夜不決孝純以為庭會不易屈從瞻意竟以廢為啓及罷鷄已鳴矣

仁城君珙慶昌君珮慶平君玘等率諸宗親請廢大妃荅曰宗戚亦忍此言耶勿為煩擾珙珮玘皆先王之子也

自此逐日百官三啓宗室再啓兩司三啓玉堂再劄館學再疏

自初四日至是九十六日荅百官啓事繫宗社衆情難遏



但令百官勿為朝謁

百官啓曰西宮可廢之狀臣等爭之盡矣雖停其朝謁撤其分司罷其貢獻貶其尊號又去其大妃之名而稱以西宮若誥命尚存冠服猶在則豈可謂盡廢黜之典乎罪浮武氏而不數于廟惡盈姜氏而不遜于齊孝成之世宮未徙閭氏之別館未遷身為首惡容息覆載 殿下之曲庇深矣臣民大義迄未得伸臣等昨承聖批欽仰至仁固當相率退去議定節目而血誠未遂疾呼愈切云云 竒自獻劾去之後孝純獨當幽廢母后事自收議至庭請一言半辭不敢自尊必稟爾瞻然後行之而右尹金閔居間替

傳故每逢人輒問金右尹云何

廢大妃庭請進叅百官

九七百八十八  
官末職不能盡錄

左議政韓孝純右議政閔夢龍左贊成朴承宗右贊成李冲右叅贊柳澗舍人柳忠立鄭廣新延興府院君李光庭韓平君李慶全完昌君李覺蓬山君鄭象哲吉川君權盼清陵君金蓋國驪陽君閔仁伯文川君柳公亮判敦寧閔馨男知事朴弘耆同知張晚沈惇政改朴自興知事韓希吉海嵩尉尹新之一善尉金克鑽吉城尉權大任達城尉徐景霄吏曹叅判柳夢寅叅議柳希葢正郎李重緝尹履之禮曹判書李爾瞻叅判尹壽民兵曹判書柳希奮叅判李



德洞叅知李元燁刑曹判書趙挺工曹判書李尚教叅判  
曹倬判尹尹銑左尹金閔右尹李瑗大司憲趙存世護軍  
李偉卿司直李大燁  
李恒福聞庭請已完有去尊號補西宮之教歎曰近來國  
家治逆頗嚴然皆未見形跡今此請廢之徒實是大逆吾  
之交儕亦多有叅庭請者甚是恨事

庭請不叅

義昌君珖及宗班三十餘員不叅 領敦寧鄭昌衍晉原  
府院君柳根海昌君尹昉晉昌君姜綱清風君金權綾海  
君具歲福泉君吳百齡松山君金渭豐寧君趙應祿知樞

李廷龜知樞金尚容申湜知敦寧朴安世同敦寧金玄成  
僉樞吳允謙東陽尉申翊聖晉安尉柳頓唐原尉洪友敬  
錦陽尉朴瀾護軍李時彥李時敦成晉善尹應之司直金  
湜鄭思哲承文正字姜碩期司果宋榮耆權愷叅奉柳山  
立安弘重副率柳灑

合啓

合啓頃日庭請實出於一國臣民奮忠討逆之義大小臣  
僚館學儒生坊民吏胥逐日瀝血陳辭而吳允謙宋英耆  
李時彥李廷龜終不叅庭請請並命削黜前日收議李慎  
儀金權權士恭潛懷護逆之計敢獻右袒之議請命削黜



荅曰不叅廷請者只此四人乎食君食衣君衣不叅廷請之罪有甚於右袒之輩而律輕於右袒之輩似為塞責云云合啓吳允謙等並請遠竄 荅曰此事予欲無言而兩司論事之體殊非公正之議不敢容默兩司試聽之竒自獻李恒福等身為大臣只陳所懷且大臣與庶官不同而其時三司齊聲請罪一日累啓至以圍置擬律此李慎儀等獻議與自獻恒福何異哉况彼不叅廷請者人臣之義掃地盡矣其罪反有甚於右袒之輩而只抄三四人塞責請罪擬律低昂任情無所忌顧兩司可謂有權矣時議以獻議立異者謂之右袒即竒李金鄭等幾人先論

竄者也以廷請不叅者鄭昌衍柳根李廷龜尹昉金尚容

李時彥

後改直彥

吳允謙宋英考為八姦李時敷金塗李景稷

朴瀾

錦陽尉

洪友敬

唐原尉

柳頓

晉安尉

鄭孝誠朴東善申翊聖

東陽尉

為十邪宗室義昌君等三十五人並請遠竄老病宰

相及小官並以削黜論啓

於是合啓更設吳允謙宋英考李時彥李廷龜柳根金尚容尹昉鄭昌衍不叅廷請李慎儀金權權士恭金地粹右袒新議請並遠竄宗室義同休戚尤不可不叅而西城都正等二十四人不叅廷請請命遠竄漢陰君等八人以老病不叅請削黜 荅曰豈可因予言而加論加律乎勿煩



合啓鄭昌行以肺腑之親致位大臣當初儒疏之下補以病中不為開視政府收議卽廳累請則閉門詎怒倡為邪論惑其子侄甘為右袒之首至於大論已定百僚廷請牢卧不動略無顧忌閱月伏閣終始不參而其妹夫金克孝之喪乃敢偃然乘轎往吊其家其托疾避事忘君護逆之罪豈可不治柳根賦性回邪素倡異論儒疏初入訶知西宮必有處置之事亟呈辭單下歸墓山過限不回稱病請帝其機巧避事之跡明若觀火尹昉掃墳上來自闕中稱病輿遽不為收議廷請亦不來參金尚容以父病稱托李廷龜李時彥收議之時只陳己病不及大論或含糊推諉

亦不參廷請吳允謙宋英考

已上八姦

收議之語皆是右袒廷

請不參趙國賓收議右袒尹衡俊收議侮弄之罪與八奸無異李時彥知大論將發受由下鄉故久不遷還京之後亦不出頭及除坡州旋即拜辭終始巧避之迹不可掩置金瑩無故在京終守己見其心所在明若觀火相自疑身在經幄謀避大論呈病即遮及受典籍久稽肅謝李景稷大論已發避下鄉曲原其本心厥罪不止於不參廷請前後心迹吻合金瑩朴東善本是異論之人非徒不參廷請甚至下吏誤書進字自明不進有若立節者然比諸他人抑又甚焉申翊聖洪友敬柳頓朴瀾俱以年少無病之人



終始不參廷請且鄭孝誠非老非病本來心事與正論矛盾且以百昌之父朝家所為無不指笑嘲弄之罪不止於不參廷請並遠竄

禁府啓金權江界李慎儀會寧權士恭昌城金地粹富寧定配 傳曰李慎儀凶辭悖言與鄭弘翼等無異圍籬安置  
廢削節目

西宮廢黜事停啟告 宗廟頒教榜文自政府布告

二月十一日賓廳會議左相韓孝純工判李尚教李甫瞻同春秋李慶全右贊成李冲戶判崔瓘大司憲南瑾工叅曹倬禮叅尹壽民兵叅李德洞刑叅朴自興戶議鄭達大

諫尹訥兵議鄭 副學鄭造禮議李命男戶叅慶暹等

同叅議定節目削前上本國尊號出玉冊玉寶去大妃二字稱西宮國婚時納徵納幣等文書還出出御寶出徽旨標信出輿輦儀仗廢朝謁問安肅拜罷分司承政院兵曹都摠府兼春秋司饗院承傳色司鑰別監內官宮中各差備內人衛將所內醫院禁漏酒房罷貢獻各道每朔進上三名日進上政府六曹物膳政府表裡各司三日供上西宮進排依後宮例公主廩料婚姻依翁主例父為逆魁身為逆謀子為逆徒所推戴既自絕於宗廟身沒之後舉國上下不舉哀無服不得入廟進筭宮墻二品武將四負文



從事二員武軍官四員堂上武將八員武軍官八員相適  
守直軍士及設堡等處令兵曹者審酌定宦官二員別監  
四人

禮判李甬瞻等啓曰西宮貶損將百官之意直奏天朝禘  
收誥服事勢之所不已義理之所當然壇域相通比前不  
同蜚語訛傳此時為甚彛初之誣趙李之構安保其必無也  
况成化年間中國藩封漢陰王微謁無嗣其母平氏取他  
子繼統事散被罪天朝廢黜藩封此亦可援也極擇使价  
及符節行以完大局議大臣定奪施行何如依允

禮曹啟曰議于大臣則左相以為今此直奏之舉事體極

重臣之妄意當廣收廷議且領相令之著龜宜速咨訪右  
相以為宜問于領相傳曰領相處先遣禮曹堂上一員馳  
問以來

承旨李偉卿領相處敦諭後書啓西宮事奏聞天朝此亦  
不易之論臣在都下亦嘗以此意略陳於榻前今此請收  
誥服乃國家大段事而獨不然乎天朝命之天朝收之天  
命天討一舉無缺云云

是時布衣之悖亂者層現疊出或請直廢或請數罪於宗  
社而殺之或請出置外處任其出入或請肆諸市朝或請  
直奏天朝皆筠賊承甬瞻之指喉橫說豎說眩亂朝議也



曰直奏天朝者爾瞻主之直加廢黜者筠主之初皆出爾瞻而終以奏與不奏之說遂成兩頭論議蓋爾瞻稍黠善機詐陰以廢黜之說詣上而外持奏廢之論把持形勢奏廢則事未易完事未易完則大論無結局之時內以固寵外以立威筠聞急於圖利主直廢之論賭勝爾瞻爾瞻又以計擠之此筠與爾瞻同其道而異其說也

傳曰西宮止墻極為虛疎云即令進築內墻而止墻外大將擇定各別達夜巡邏譏察多率軍士十分堅守

### 討竒許疏

幼學金琢疏討逆大義至嚴且重罪有關於宗社謀欲害

於聖躬則雖以西宮之名位尚不得保况臣子謀逆者乎竒俊格許筠等謀危之事繫于大逆則虛實之間所當急急明覈而廷臣尚不請鞠請先治三司護黨之罪次治廟堂勲戚恟於權勢莫敢請討逆之罪

右相韓孝純率二品以上啓曰頃日臺諫合啓竒俊格上變許筠自明上疏皆是莫重之事終不敢掩置而當此大論方張之日未遑他事今因館儒所陳函書既為庭鞠依前日臺啓竒俊格許筠一據推覈處置

時以館疏拿鞠元筮等故

合啓討逆之典不可不舉豈可以廷請之日掩置不問請竒自獻拿回與許筠俊格一時並鞠以覈其實答曰凡徐



當發落云者將有處置之意也自先朝下此教則未聞  
有一臺官上章催促也今此俊格告變之事必須詳覈而  
處俊格乃告於十年之後而俊格等既非逃躲之人則自  
上當為量處爾等與大論并瀆於調攝之中果何意乎孰  
主張是極為煩擾

主以竒俊格䟽下鞫廳於是合啓請亟命拿問快施邦刑  
禁府啓曰臣等伏見十四日下鞫廳竒俊格䟽辭措語皆  
是犯上大逆不道極凶極慘不忍言不忍見不覺骨寒而  
髮豎也所言若是則許筠當伏大逆不道之律若誣告則  
俊格當伏不道之律推鞫下覈不可畧刻少緩故其日不

待密匣之封徑先啓請拿問而拿命不下至于三四日尚  
且寥寥臣等竊悶焉答曰知道

合啓許筠天地間一恠物也投書慶運萬端逆狀已發於  
閔仁佶之告締結弘老謀害東宮又出竒俊格之䟽筠所  
負罪名乃今日所不共戴天者也初春二品之庭請近日  
禁府之別啓皆出於此臣焉而負此罪名則斬其身猶不  
快食其肉猶不厭而渠敢乘輶率驅辟除道路有若尋常  
宰相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設若於渠無是罪惡則不待言官  
請鞫自請就獄期於卞明之不暇而不此之思反欲得容  
於覆載巧免顯戮死中求生無所不至假托大論圖售姦



許士類未免見欺諸生俱陷術中前後疏章渠自製給以一國公共之論為自己立功之地上以熒惑君聽下以交亂朝廷公卿大臣使不安位恐喝三司欲其聽命垂成之論因此復擾正論之人將被反噬廢黜是何等論議亂逆是何等罪狀而乃敢聚徒誘利欲立大論堂堂國家寧容此一恠鬼任其揶揄變幻至此極耶况筠一生所為萬惡俱備亂常瀆行無復人理與妖造識乃其長技此則國人之所共知也至於未對下之前喉儒呈疏敢請赴遼其心所在明若觀火請筠及仁佶俊格先削職名

許筠伏誅

筠擘子也文章獨步一世行身妖邪嘗曰男女情慾天也禮法行檢聖人也我從天不敢從聖人居喪押妓叅禪拜佛偽作識記語皆凶慘投身大北奴事甬瞻擔當大任招集怪鬼以金閻辛光業輩為心腹蹤跡秘詭莫知端倪得罪父兄不容鄉黨蟣虱宮禁驟躋崇班遂生不厭之心戊午年間虜警初作天下兵動飛語邊報恐動城中矢書西宮夜呼南山人心驚懼莫保朝夕都下人戶十空八九使其黨河仁俊曉見韓明勗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門必有凶賊伺隙者日尚未明難見文字之時明勗心疑之俟天明詣闕到崇禮門見壁書則果是仁俊所言者乃請鞫仁俊



與其黨玄應旻一一引服乃托補慶大妃仍犯闕之謀也  
筠及其黨與皆就獄爾瞻恐訊筠則辭連於渠以為仁俊  
等皆就服更無可問之情直請正刑黃廷弼河仁俊金胤  
禹慶邦玄應旻李國樑等皆正刑金闔杖斃辛光業元悰  
李苙等遠竄頒赦中外

前左議政李恒福卒于北青謫所號白沙長不踰中人而  
氣蓋一世行不治邊幅而動有規則光明而脫畧正大而  
特達屹乎如泰山喬嶽使生鄒魯不啻操縵之儔使生列  
國庶乎東里之政有謝文靖之標致而與時相左有韓忠  
獻之德量而罹於世畧功存社稷澤及生民真國家之柱

石士流之冠冕至丁巳一疏扶倫紀樹正氣磊磊軒天地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 天朝徵兵深河之役

己未正月奴犯此關經畧楊鎬會諸將於遼東商議分三  
路進兵西路摠兵馬檄杜松中路總兵李如伯東路總兵  
劉綎約以三月初一日齊集奴城下檄召我軍銳手五千  
名弘立馳往廟洞

先時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支部也丁巳陷遼界撫順  
清河等堡楊鎬經畧遼東有聯絡朝鮮之命戊午七月  
天朝徵兵我國王軍門摠督王約四萬兵楊經畧以為朝

可受



鮮兵馬數少掩所曾悉遂減其數只徵銃手一萬兵於  
是以叅判姜弘立為五道都元帥平安兵使金景瑞為  
副從事李民寔武將定州牧使文希聖順川郡守李一  
元昌城府使朴蘭英宣川郡守金應河等二十六將分  
作十營境上犒軍各給資木布十五疋

三月初一日經畧先行我軍緇設時喬游擊江副總先行  
初二日到深河遇賊五六百騎天將先登我軍緇之賊敗  
走登山提督督我軍砲射手搏戰斬級頗多中營將文希  
聖中矢創左手守備劉吉龍中箭死賊魁彎弓突出我軍  
辟易京砲手李成龍放丸中之賊兵敗走而潰

初四日天將先行我軍緇進連聞大砲三聲弘立馳登高  
阜回颺四起烟塵漲天賊騎已迫勢難移動天兵盡沒提  
督亦不免烟塵中望見賊騎大至為兩翼遠遠圍抱弘立  
令右營赴援與左營連陣未及成列賊騎馳突勢如風雨  
瞬息間兩營皆沒左營千總申得業右營將順川郡守李  
一元脫身走

### 金應河戰死

時應河隸金景瑞軍至富車嶺諸軍輕進失利公以手下  
兵三千策馬擺陣陣既成告弘立曰速令右營協力迎戰  
弘立使右營將李一元相助公謂一元曰我軍若不據險



必敗矣一元不從賊數千騎橫截兩陣間一元遁去既而賊六萬對陣一里之外抽發精銳直犯其前公以砲手一時放丸賊兵退却如是者三俄而大風忽起烟塵四塞砲矢不得發賊乃并力衝突我軍立盡公手弓腰劍獨倚柳樹下矢不虛發中必疊噴賊屍成堆公擐重甲亦矢集如蝟不能穿矢既盡手劍擊賊大罵弘立曰爾輩愛身負國不相救也劍亦折張空拳猶益自奮有一賊從後投槊遂仆地而絕猶握劍柄不舍怒氣勃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首使座兩陣死屍間公獨不腐劍柄猶在其握矣 天朝詔贈遼東伯賜妻子白金朝廷贈領議政朴鼎吉有詩曰

百丈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磧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滅凶奴定不還

軍保通引金鐵賢隨公方倚柳而射一軍皆散鐵賢獨守不去伏公甲裏給矢矢盡鐵賢呼曰矢房空矣公顧歎曰汝欲走乎鐵賢曰小人義與將軍同死請與將軍俱伏一劍以明小人之不去遂與俱死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龍灣立祠畫鐵賢於其側

初弘立所遣通事河瑞國等一藩胡隨至陣前連呼通事弘立即令通事黃連海出應曰我國與爾本無讎怨何必相戰乎令此八來迫不得已爾汝豈不知之乎賊遂與往復



議和請見將帥議事弘立令出身軍官朴宗命往見賊  
又請見大將面議金景瑞脫甲改著豹皮衣往見賊首首  
饋酒饌初更還營天兵劔傷者十餘人投入中營賊督令  
出送盡殺之

初五日又請見元帥弘立著綠道袍毛冠以去來還營先  
遣旗手使我兵盡解兵咒即令元帥以下皆許騎馬我軍  
在中賊鐵騎擁迫而行如驅羊六日始到虜穴老酋坐三  
間廳上著黃袍錦衣左右姬妾三十餘人環耳羅列者三  
十餘人盛設宴具先招兩帥立於五層階下使之行禮弘  
立曰吾等官高之人不可階下行禮往復兩三始許上階

行禮弘立行揖首怒曰若以使臣來則可以行揖於廳中  
爾是投降之人此不過侮我弘立等遂行再拜禮

弘立投降為哈赤所愛常與之同處弘立自此符堅之於  
王猛作詩謝曰去國萍蹤莫怨嗟魚龍到處即江河捐身  
竭節無南止知己酬恩敢小多孤鳳已能辭枳棘大鵬元  
自化溟波蘇郎千載真堪笑瀚海看羊獨奈何首大喜撫  
背曰君真丈夫以其養女玉面公主妻之中原被擄蘇學  
士之女也

平安監司朴燁狀啓都元帥以下既失臣節各其家屬道  
內分囚以待朝廷處置弘立妻及子壽朔州移囚傳曰此



非投降之比其家屬速為放釋送于京中使之安接

建奴請和

四月奴酋移書請和送武從事鄭應井軍官許依李長培  
金得振景瑞子通事河瑞國等以來胡差小農耳等二人留在滿  
浦越邊以待回荅其書曰後金國汗奉書于朝鮮國王云  
云天命三十六年月日云云而文理不續弘立亦附密啓  
以來

差官梁諫與河瑞國同往虜中奴酋令彥加里大海劉海  
等延於中路

時命大提學李爾瞻製荅胡書爾瞻疏辭略曰降虜賊應  
井持胡書八來人皆謂 殿下震雷霆之威奮正大之義  
斬使焚書奏告天朝而反以羈縻之策下詢于備局夫和  
者兩國相好之謂也或補以婚媾齊之於吳漢之於匈奴  
是也或托以兄弟宋之於金是也今者建奴逆天犯順建  
蹄稱朕僭亢無忌我國既不可以婚媾兄弟為名則渠將  
以北朝自處責我以如事上國其果謂交隣之比乎臣一  
心殉國所許者忠貞所期者名節忝文衡之任殫翰墨之  
技其於事大之文交隣之書絲綸之命讚頌之作莫不焦  
思悴神六年于茲交趾之草檄頡利之露布臣竊比於古  
人至於奪其本性拂其素心負天朝忘宗社陷我君上辱



我臣民做數行之文字致一言之喪邦則臣寧割指斷腕  
毀硯焚筆而不敢從命也此書所闕非但臣之身名污蟻  
我國二百年事大之誠至此掃地三韓文物至此左衽列  
聖基業至此將絕生民倫紀至此將滅天地之閉山河之  
羞尚可忍言云云 荅曰卿以一張劄子能禦長驅之賊乎

是役也主與爾瞻密教帥臣弘立觀勢向背使虜勿為移  
兵先擊之弘立等以其有所受教故遇賊初不力戰全師  
降奴而金應河獨奮然不從別出其所部兵力戰而死其  
義烈誠無愧於古人且非中朝諸將之所敢及者則廢其  
節義以詔來世固無不可而然自朝家廣求詩篇勒成一

冊至今訓局刊布中外仍以流八中國者其意不專在於  
廢其人之節義而實欲掩其密教之跡故爾瞻之敢上劄  
章亦原於此可勝歎哉

七月梁諫還胡差又持書來書曰今日之事無他不事南  
朝子子孫孫永結盟約踏印國書使高官入送則當留其  
人而亦使我國人直送貴國與貴國政丞刑白馬祭天殺  
烏牛祭地軟血為盟後元帥以下軍兵盡為出送各棄弓  
兵只以一鞭往來如前開市云

辨誣使

時朝京使臣報翰林檢討徐光啓搆本國皇朝疑我通虜



將遣使監護光海大憂之將遣使自下教曰此時何拘常規庭請不參雖曰有罪今此辨誣必須擇萃國手李廷龜可差陳奏使上使李廷龜副使尹暉朝京勅畧曰朕惟大恩不蓄小嫌孝在形跡之外至明恒見萬里智居聽觀之先惟爾朝鮮僻處東隅世遵箕範惟我夙推心腹肆爾世濟忠貞憤茲奴酋棄信速禍寧俟戎嚴輔車廼奮同仇之愾况爾觀望蚌鷸轉懷兩袒之私倘以道路傳謀之言輒為投杼差胡往來之跡不釋飲弓爾國何堪我亦安忍原無陰翳詎待睨消矧夫上兵伐謀豈必焚書斬使弭謗不辯無因泣血剖心云云

廷龜在燕京文人學士多求見文藁左諭德汪渾令葉世賢求見公家集辭不獲錄示道路紀行詩百餘篇汪見之大喜自為序付書肆鋟梓及還權姦嗾臺官劾之

傳曰今此下誣之事百僚稱慶而兩司以不急之論狙擊有功使臣於未迎勅之前使莫重大論歸於狼狽予竊恠焉李廷龜與悌男雖或知之豈有黨逆之理所論過矣李廷龜柳汝恪並推考 廷龜止延曙不敢入光海屢促之臺啓遂姑停光海郊迎詔勅教之曰竭誠敷奏快下積誣卿可謂使乎使乎

水路朝天



庚申十二年時金人已據遼瀋朝天路阻航海行險至是  
詔使一行二十二艘夜過旅順口遇風十一隻滄沒我國  
陳慰使朴彞章進香使柳澗鄭應斗相繼滄死

日月錄曰海路不習吳允嫌之行亦無消息人皆以為必  
死時朝廷之差使臣必以失時之人以為修隙李顯英方  
屏居而差使行顯英即出謝光海嘉之曰水路之行人皆  
厭避此人獨擔當其為國之忠無異吳允嫌也顯英到海  
中見艀如朝鮮樣及近吳公倚艀歎曰吾已料公之來矣  
赴京人復命必載中國寶貨獻宮中允嫌無私貨光海嘆  
之不許延勅允嫌遂滯靜土村明年反正以大司憲八來

前大司憲鄭述卒號寒岡早廢舉業潛心經禮嘗曰推高  
風於南溟歸正脉於退溪為正論臨海之獄永昌之事再  
上全恩之疏

### 天朝徵兵

辛酉十三年清人犯遼東天朝徵兵上下恟懼或獻避寇  
之計金蓋國獻議曰建賊之於我國壤地相接其信然欲  
噬之心曷嘗須臾忘哉今者吞滅忽温威服諸種凶勢日  
強無復顧忌囊破撫順離我大邦知我國不可得而和也  
故投書遙喝所謂攻會寧蕩浦者亦先聲而後實我欲列  
戍以防如江界之狄踰理山之牛場昌城之時梗朔州之



延兵也咸鏡一路臣雖未曾親履而雄關天險約不下西路也近觀都下人心已動東裝待警如使虜騎數百犯邊邊城未陷國都先潰豈不痛哉三道精兵擬備兩界者散慶州縣相去數千餘里猝然邊上有急何能及時馳援乎臣愚可令悉聚京城以固根本若有邊報朝聞夕發不幸而南邊因此北兵扈衛而歸亦何至潰散也今議避寇者必曰江都可入此實下策而不得已者然欲歸江都忠清兵水而營不可不並修也臣之所虜不徒外寇惟以民心之土崩為大憂伏願聖明渙發德音收拾人心凡繫費財病民悉皆罷革培克歛怨之臣並行黜免繕治兵甲爰養

士馬收召才俊布列內外虜騎雖侵無足憂矣光海不能

用

時遣蒲浦僉使鄭忠信于虜中詳探賊情與諸酋辯論酋曰爾國每謂我賊何也荅曰爾曹有盜天下之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忠信歸而語人曰是虜將為天下患何但我國憂也

廢妃柳氏以諺書上疏曰竊見春秋之義隣國有患莫不相救况父母之如彼乎追思壬辰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自零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持往但陪表文而去則聖節使



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憫已極二百年至誠事  
大之義盡為歸虛使臣譯官等厭避何可計乎且以私書  
付兄希奮等極言朝論之失且勸令力陳事雖未行朝野  
賢之

論甬瞻等大中北相攻

二月皇帝登極使劉鴻訓楊道演等來以禮判李甬瞻為  
遠接使

答禮判辭劄曰此獄初出於刑官之手而事繫闕內咀呪  
命移禁府者所以重其事也近因予病雖未連鞫其明慎  
按法惟予在焉豈待卿言也且此咀呪之變非但內殿為

之自上所御殿內及熙政堂庭大內處處作孽豈是尋常  
之賊乎諛賊之說有何所據願聞其詳於是甬瞻回啓曰  
所謂諛賊國人皆曰失志姦人因此獄事搆臣因極云故  
泛以諛賊及於劄中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此之謂也  
閏二月幼學申之益疏畧禁府王獄也非有關係宗社國  
家則不得囚於王獄臣不敢知甬瞻凶狡之罪者有何關  
係於宗社國家之罪而乃敢治之王獄乎甬瞻於頃歲敢  
為諛劄請 殿下勿與奴首講和之論 殿下何嘗有一  
毫請和之意哉渠敢倡為此說彰 殿下惡名而傳播於  
中國也至於李偉卿之奴摔出土大夫之妻赤脫其裙襪



古今所未有之變也我國之所以維持者以其貴賤名分  
截然不相犯也微末儒生之妻有罪當執者亦使巫女探  
其家內不許雜人攔入所以重士族之規也云云

兩司合啓伏見申之益䟽繫以凶狡二字誣陷遠接使李  
爾瞻爾瞻若見此䟽大槩必待罪中路債事之患為如何  
我請治申之益以為妖賊逞凶者之戒荅曰原䟽未下三  
司乃輕發乎不見䟽辭則尤不可如是鶻突也請治言  
者殊非美語也特違兩司之官

申之益再䟽復申前意言加痛切至此於王莽趙高兼攻  
三司

三月兩司合啓李偉卿為人凶險百惡俱備特一天地間  
戾氣所鍾頃年賊筠謀逆之日為其心腹首尾作孽與筠  
無異而幸而漏網火無忌憚至於士大夫之家縱奴作亂  
攘奪其牛毆打其妻誣歸陳䟽謂天可欺乎捐金散財陰  
結不逞之徒綢繆凶計梧將不測請絕島圍籬安置荅曰  
徐當發落

姜忒䟽中申之益全有亨之婿也有亨不服親喪得罪天  
倫見棄人類及其登科之日已被削榜之論年前李時發  
力薦有亨於榻前爾瞻於儲局諸會中奮言曰以不服親  
喪私自起復之有亨為伏節死義云求忠孝門為虛語耳



有亨自聞此言常懷切齒之怨今反陰嗾渠婿上此凶疏  
將欲生事於天朝貽禍於我國此豈但攻擊爾瞻一身而  
止哉

金濯既曰爾瞻之頃歲凶剗入中國之說不但國人藉藉  
言之聖明亦必得聞其十一也夫以播凶剗於天下而賣  
聖上沽直名之心與萃使接席酬應將何所不至臣又聞  
爾瞻辭朝之翌日尊崇堂上朴鼎吉招其郎廳李重吉曰  
廣昌去時謂我曰議號單子謄書留置然後其正本則必  
須專人急送云尊崇議號事大不干涉於僉接之際而要  
送其正本乃如是急急何也

五月初一日詔使發行後合啓李偉卿事新啓副提學朴  
昂吉曾為悌男家婢夫欲圖史局人莫不唾鄙鼓其簧說  
交亂彼此日聚私黨謀害異已至於家行之穢言奪嫡之  
悖說特其餘事請命遠竄韓續男即一猜險凶暴之人也  
逆賊李弘老公洪方伯時以布衣苟且求見抱琴隨行悌  
男逆獄之起也逐日潛通為其密客賊筠之獄渠名重出  
於庭弼之口而一夜之間遽致殞命衆論皆曰續男滅口  
也請承命拿鞫

三司合啓爾瞻巨姦大慝也雖唐之林甫宋之似道不能  
過也直言之士語或侵犯則威以嚴刑阿附之徒顯然面



諛則加以好爵二三子弟目不知書而聯窈科第巧開科  
舉之曲徑預題行私鴨島之郊割據膏腴赭陵寢之本傑  
構第宅至於逆筠夤育其家凶檄構草之言既發於筠婿  
之口南門排榜之說又出於河賊之招凡逆招之雜出者  
所當窮問於筠而不一杖力主徑刑終至於緘口就戮  
孰使之然耶以聖上事大之誠已被誣於前又此見賣於  
今主辱臣死臣等之所恥也請亟命絕島圍籬安置

玉堂劄請快從公論荅曰蕭牆啓起室中干戈非美事也  
府啓執義韓詠爾瞻鷹犬也奴顏婢膝舐痔吮癰館䟽之  
八知大論將發旋即呈告請削版荅曰爾等非爾瞻之鷹

犬乎奴顏婢膝舐痔吮癰爾等亦嘗為之今日倒戈請罪  
未知何如 時中北之黨為三司云

六月孝陵叅奉朴重振䟽畧大諫柳瀟承旨柳湑持平柳  
活等穢瀆倫紀行同狗彘乃與若干凶徒倒戈摔擊以十  
年討逆之忠臣加一朝黨賊之惡名又有嫁禧宮闈等事  
請先治瀟活大逆不道之罪以正邦國常刑次治獻納成  
夏衍正言竒秀發李之 等陷賢之狀於是院啓請重振  
竄黜荒裔

大憲尹訥啓令此合啟乃柳瀟柳活等終始主張之邪論  
也一邊停啟一邊簡通于玉堂而玉堂回荅多費辭說便



生更起鬧端之計請校理黃益中副修撰柳仲龍罷職荅  
曰人各有所見豈至於請罷乎所論如此則何咎瀟活等  
之伐異乎

### 毛文龍來據椴島

遼東之陷都司毛文龍山東脫身來奔在義州叔邊民得  
數千人號召漢人避兵我國者夜襲擊鎮九江蓮城之賊  
虜怒之來鳴本國大索文龍

賊探文龍所在以奇兵數千潛渡江襲宣川文龍脫身南  
走計無所出府使李尚吉極力蔽護俾得脫免後文龍據  
椴島作弊尚吉為平伯雖於驕暴之際待李則極厚故朝

### 廷頌賴

文龍收召漢人設柵于蛇浦通山東物貨糧餉人戶萬餘  
又設柵于椴島互相往來漢南輻湊于椴島人戶甚盛  
皇朝陞毛文龍總兵都督賜尚方劔重書仍開府于椴島  
號東江鎮遼民來投者日衆前後數十萬口今置鐵山蛇  
梁等處

### 科場預題

時甬瞻欲廣樹私黨每科預出試題使其黨製之而出其  
題於試圍宿構者已多未免漏洩庚戌許筠以科獄竄配  
後猶如前至戊午增廣初試諸生語曰今日必出某題已



而果然諸生請改如是再三諸生大闕曰非宿構者不得  
叅遂潰圍而出試官大恐哀乞于諸生曰願更八製之當  
以至公行之指日為誓諸生皆不肖而金起宗柳大華等  
數十人從之柳為魁而金亦高中物議譁然而甬瞻權方  
盛無敢言者

九月庭試李甬瞻預出表題令其門客預製領相朴承宗  
燭其姦不以其題為首擬所取皆公其黨一人李孝僅叅  
憤其不得售嗾幼學鄭廣益上疏曰科舉之不公近日構  
陷之常談也其間虛實固未可知但以作日夜試言之寧  
有主文者所出之題不為首望之科舉乎寧有滿座試官

各出題而大提學袖手據席之科舉乎又豈有親自出題  
而其子與婿俱叅其榜之科舉乎又豈有一試官所拈取  
六卷不讀一字而皆直書三下之科舉乎此榜之出都下  
皆曰此乃子婿弟侄之榜三司畏其威而不言國人恟其  
氣焰而不言士子各為其黨而不言伏願聖明拿鞠李廷  
龜金蓋國洪濤等以正濁亂之罪

進士朴晉榮疏曰今此庭試宿構取人有子婿弟侄叔孫  
通之說請拿鞠李廷龜金蓋國洪濤等又治政院容奸取  
劣苟克試官之罪削罷其榜以答神人之憤

戶判金蓋國席藁待命工判李廷龜劄請削臣子婿鎬臣



官爵仍下司敗以覈臣罪

荅領相辭劄曰卿既宅百揆承命試取一場之事在卿進退况秉心公正欲洗陋習則出題雖廣何傷於救時乎落榜舉子言亦已可咲身居臺閣甘心雌和孰主張是良可惜也從前罷榜之事尚未處置此榜有何云云乎兩司扯出甘心雌和避嫌而皆以不為侵犯領相為辭

爾瞻不得用情於庭試使儒生臺諫投疏避嫌作其氣焰十月謁聖 試士使他人不得禁抑恣行姦術九人中七人取其黨宣世微為魁其欺罔擅弄濁亂縱恣古今所未有

鞫曹友仁

先是曹友仁以分承旨入直慶運宮時作詩曰橫廊寂寞鳥聲哀晴晝空庭掩草萊清絕地曾司出納荒涼歲久聚塵埃燕尋舊主投簾隙蝶趁殘花戲砌礙水涸銅龍宮漏絕香消宮鴨篆烟堆蕭條物色殊南內陟降英靈隔夜臺白髮孤臣潛下淚不堪長楚滿階裁又曰欲承無旨可能承承旨華啣底處微坐對黃昏簾影黑但看蝙蝠撲飛蠅於是進士禹弼旬䟽曰至以南內淒涼月時有英靈泣為末句英靈二字別行首而書之其心所在固可知矣亟命拿鞫定罪分承旨白大珩三司臺臣以護逆請鞫主怒鞫之友仁曰臣執事行殿仰瞻先王玉色有素令觀舊宮遺



跡自生悲感率意而作非有意也及受刑連呼念先王三字滯獄三年及反正後釋拜承旨

儼戲謀逆

壬戌十四年江原監司白大珩遞歸與甬瞻續男等相議曰西宮若在我輩終無葬地造訶偉卿曰噬臍不及莫如先事是月除夜大珩與偉卿托稱儼戲多率賊黨金鼓呼噪亂入慶運宮謀害慈殿是夜初昏慈殿夢 宣祖黯然來告曰賊黨今方入來不避則死慈殿覺而涕泣宮人問其由具以告之宮人曰 聖靈先諭應有所以小婢請替臥御寢而待之慈殿從之暫避後苑而賊入宮搜而害之

君臣上下皆不知慈殿之脫矣時領相朴承宗聞事急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唱追逐以此大珩不得窮探慈殿之免禍實是承宗之力云先海以為慈殿真死反正日先問大妃在否初慈殿與他宮女潛瘞死節宮人于後苑反正後出而禮葬







